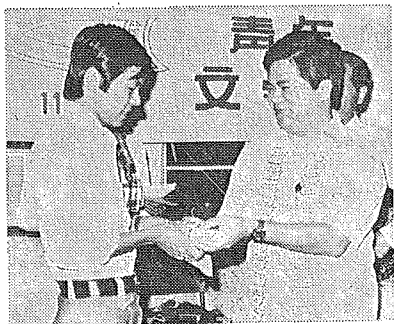


潘友來小說集



潘友來小說集

潘友來著



潘友來從文化、青年及體育副部長梁維泮博士手中，接過「馬華青年文學獎」獎金及獎狀。（是為紀念）

先拜讀過潘友來君的大作而後才認識他的本人。他的文筆老練，作品內容充實，刻劃深入，使我直覺地認為這是出自一位具有相當人生經驗的文壇老將手筆；及至認識了他，才知道他是一位年紀輕輕的青年人，更是欽佩不已。潘君給我的印象是人如其文：紮實，純樸且又腳踏實地。我們的馬華文壇確實需要像他這樣的接班人，才能發揚光大哩！

馬漢

我友友來來請我，為其小說集「寫一百幾十字」，「以增光彩」。我不懂如何增光彩。我知道他是用心寫而不濫寫的人，但盼他別只此一本就滿。以此勉他，也勉自己。

川谷

寫作該是一件很認真的事。普通人諱言自己腦袋不够靈活或手不能提筆，這點我們無法怪他。但對於作家，我們的要求却是嚴格與苛刻的。做其他事也許可以興之所至，但創作却必須孜孜矻矻，鍥而不捨，除了閱讀，觀摩與沉思外，他應有充裕的時間來從事文藝創作工作。有人形容馬華文藝是一支孤軍，而「潘友來」却是這支孤軍中之生力軍，我希望會有更多像他這種具有剖腹者意志的新兵，勇敢加入文藝陣營，共同為馬華文藝奮斗與努力！

雅波

……一位自許爲「寫實主義」的作家會對一篇描寫窮苦人家悲慘生活的小說，下過這樣的評語：「這篇小說取裁很現實，可惜未能寫出窮苦人家堅強奮鬥和光明的一面……」。我想，這是一般所謂的寫實作家對「寫實」的偏狹認識。他們認爲，作品一定要寫受欺壓的人不屈不撓的反抗、窮人的堅強奮鬥才是寫實；他們心目中，這些人是不會沮喪、不會氣餒的，典型得超出常人的軌範和現實。寫實主義不這麼狹窄；寫實作品有堅強也必有沮喪、有奮鬥也必有氣餒、有快樂也必有痛苦，因爲生活中有。我喜歡友來的小說，因爲從中我感覺得到生活裏的小人物生命力的跳動，在快樂中、在痛苦內、在失望下、在希望裏……

子凡

潘友來是真名。一個尋求實在和面對自己的人。他兩道飛拔的眉，透着一股凜然不可侵犯的孤傲；而那沉負的唇，流出厚毅的和聲。他沒帶眼鏡，兩顆靈魂的窗子那麼醒慧，沒有閃光、沒有患上夜盲症；也不是失去聽覺的聾子，所以他正可以用心思在心靈的暗室中取攝生活的光景。比一般人更富知性和感性，更富創造力。

我們已經迷失很久。不知自己是什麼？我們身旁的人是什麼？而小說會喚醒我們一些認知，燭造人生中的某一小點，提示其明朗的獨立風貌。很多人沒有勇氣寫小說，所以這一次，我們該給予他一片鼓勵的掌聲！

徐若洋

認識友來是在那年的學生時代，當時只知他是個熱愛文學的沉默男孩。再深一層地認識他時，却是那回他老遠打從稻米鄉來雨城，我陪他一天內上下爬十多英哩的咖啡山山路，才驀然驚服於他體內隱藏着的那股雄渾的魄力！在寫作的道路上，亦是有一股汹涌的暗潮潛伏在他的生命中，沖激着他勇往直前！而今，他拿出了第一冊思想和心血的結晶，如一枚在早晨的沙灘上閃爍的螺殼，圈圈盤旋的肚窩里，迴響着一片嘩然的濤聲，那是生命的趑音，多可愛美麗的生命呵！

思青

自從提筆寫文章，就有個希望；就是出書。書一出，第一個一定要送陳劍虹老師。當時在吉輦求學，是他引我走上這條寂寞痛苦的路的。但永遠感激他，不後悔。

謝謝您！陳老師。

潘友來

封面 ■ 子凡

目錄 ■

短文 ■ 諸家

1 ■ 過渡

7 ■ 雨下一滴滴

12 ■ 我兒我女

35 ■ 中秋中秋

41 ■ 魂散

48 ■ 愛心

54 ■ 下海的女人

61 ■ 春至

70 ■ 失

封底 ■ 潘友來

過渡

渡輪啓航時，會先鳴汽笛。

夜極深了，刺耳的汽笛聲一響，使你看上一眼，便可數出渡輪上寥寥幾輛的車子。然而，都是——想是吧——回貨倉下最後一批貨的運輸囉哩，只有一輛千六的達善牌房車。給人一種本能的，合理的感覺——一定是趕回家過年。——其實時已年初一點半了，渡輪裏已經在播放電台迎新年特別點唱節目。渡輪大力擺動了一下，便離開岸。

老人還是喋喋不休的接下去說：「……想想多年辛苦都過去了。老大，跟着老二，跟着老三，你們一個個，可也真能幹，都在外面闖得好職位。嗯，嗯，生活安定了，你們母親地底下有知，也不知要多歡喜。但是——」老人的聲音像遠遠地消失了，又自遠遠地回來。「她最不該的是，留下如今我一個人的先走。讓大大的房屋空洞洞的。我每天只能想你們，或者想象着你們的起居日常生活，讓心不難受，不寂寞……有時真想回唐山去，又不忍心放下你們母親孤獨的靈魂。我就想着會有一羣孫子時……」老人的口音喘着氣停下。左邊靠着小孫女，雙手抱着老人的左手，臉上還留着哭過的淚痕。他這才發現孩子們都離開座車到船頭的甲板上吹風了。怎會這樣似瞭然不覺的？老人摔了摔頭。他輕輕拍着小孫女的掌背，無力的雙眼不知還看得到遠處爆散的煙花嗎

？鬆垂的耳朵也不知有聽到遠處有的幾響爆竹聲？昏黃的電燈光又被兩旁高大的囉哩身擋去了，車子的玻璃鏡上又加了一層灰色的原子紙，把車里弄得暗暗的。就像老人每晚都乾瞪着雙眼讓夜色過去。老人每晚都像還在等待黎明的到來——這倒也是的，人老了，滿身滿心滄海桑田的，總難睡得好。「阿芬，怎麼你不在家好好睡覺？」老人想起剛才這孫女哭吵着硬要跟來，不禁問。

「我夢到阿公走路時跌倒，爬不起來。」小孩子不會把夢隱藏的。「我要跑去扶阿公起來時，我跑不動，也叫不出，不知甚麼事哦？阿公。」

「幸好是夢吧了。」她呼了一口氣。

老人感到有趣，心想：「這孫女怎麼會做這種夢？」

「阿芬，來，阿公再講故事給你聽……」老人待欲說起。

「阿公，爲甚麼老人都喜歡講故事的呢？我在芙蓉那邊，也有一個老阿伯常常講故事給小孩子聽的。」她問。

老人想想，故事是再講不成了。暗中輕輕的嘆了口氣，車裏這麼暗，阿芬又這麼小，當然，怎麼會有所感觸呢？「也許像阿公這樣老了的人，完全沒有其他用處了吧？甚麼都不能做了，也沒有人再要了。而且又不能玩，只有，只有講故事過日子了。而……」老人還想說些甚麼？「……而且許多話都只能說給小孩子聽聽……就……就沒有人肯聽了……」老人還硬要說些甚麼，却想不到要怎樣說。阿芬哦的一聲，似懂又似不懂。想了一會，又想起了甚麼，仰着頭問：

「那個阿伯叫我們問自己的公公一句話……」

「甚麼話？」老人慈祥的看著孫女。

「是……小時候，爸爸最好……最好。長大了，爸爸根本就不是……不是不是甚麼東西，只是還是孫兒喜歡的……古……古中古種古……？」

「哦，哦，是古董嗎？」老人想了許久，有感動的說。

「是啊是啊，是古董，阿公你也知道這句話啊？他要我們問阿公這句話對嗎？」

「——嗯。對。對。」老人一時再也無話可說。突然聽到三兒子大大打了個噴嚏的聲音，從車窗上端的一條玻璃縫中擠了入來。「這些孩子，唉，這麼晚了，也不怕風吹壞，我去……」他支撐着瘦小的身子要下來。小孫女拉着他說……「阿公，外面風很大，您不好吹風。」老人硬要出去，却怎也沒有小孫女的氣力強了——他已經跨了出去的半個身子和腿和手還是被小孫女拉回來。不禁傷了心。「怎麼這樣沒用了？」

前程真是暗朦朧。

必須走到外面抬頭。才能見到滿天的星星。

他的三個兒子都回來了，大兒子說：「哎呀，爸，你要出來做甚麼？」老人已經沒力氣說話了。過了一會，他睜開很軟很重且很皺的眼皮，看見三個兒子都回來了。便又喜歡接下去說：「……想想以前我們和你們媽賣身給船主以求過來番邊，在船上真不知吃了多少苦頭。阿力在船上

出世時，你們兩個作哥哥的，被迫只有代替你們媽做工。也真够苦了你們。」老人無限感慨的只能極慢極慢不生動的搖了頭。雙掌往下一按，把身子坐立些。「唉。阿力二歲時，你們媽死了，以後的那段日子實在够懷慘……還作過乞丐討錢……」

「爸你不要多說了。」大兒子說。他現在這種人，最討厭有人提起以前——他視為够下賤——的身世。二兒子說：「是啦，爸，你休息一下吧。」跟着煙帶往車外一擺。靠着舒適的車座上，三兒子在前座好像睡了。

小孫女抱着祖父的手臂，只望着。

無知。

關懷。

「怎麼能不多說呢？平日要說說話，你們一個都不在身旁。你們自己看看，爸這個身子，過得了海，也不知到得了醫……醫……院嗎？」渡輪已行近彼岸，萬紫千紅。「……想想以前爸有了一份安定的工作，你們每晚都喜歡爸帶你們這樣坐船。爸知道的故事不多，說了又說，你們都不喜歡。你們看——」老人舉起只有皮和骨筋的手，伸出食指向前指着，都抖着的，立刻又掉了下來。「以前小小暗暗的燈光都變成大大又美麗的燈火了。以前矮矮小小不引人注目的小木屋，現在全都是高高的紅毛樓了……看看你們，以前小小，現在都這麼大了……爸却已經這樣老了——」

「唉，實在老囉——。」

三兒子阿力，拿了一卷錄音帶插進錄音機里，車一時滿是亂雜雜的快吉打，加鼓，加木魚的聲音。「拿掉。」老人突然叫了一聲。大兒子伸手把錄音帶拔了出來，回頭看看老父；老人喘着氣，閉着嘴，閉着眼。

「想起來還是以前好。雖然辛苦些，日子倒過的很真實。現在不能說不能動，能動的又不需要動，皮肉都死了——。」

「爸，船到了。」二兒子說。

「到了怎樣；你叫爸走路嗎？」老人突然神經地大聲喝道。
渡輪又大力的震動了幾下。

「嗯——，」老人把每個人都望了一眼。「你們把爸送進醫院也好，那樣你們才可以安心過一個快樂的新年……」三個兒子都暗地裏深深吃了一大驚，心中碰碰跳着就像要發出聲音來。大兒子趕緊把引擎打燃了——

「爸，你身體不好，不健康，是需要進醫院好好休養的。」大兒子說。二兒子說：「是呀，爸。」大兒子又說：「剛才又見你咳得這麼厲害——」他想剛才妻子提議把正咳得很厲害的老父送進醫院——這本來是老人久有的老人咳——，沒甚麼的——他稍有良心的悲哀一下，便把妻子的意思傳達二位弟弟和弟媳，各人心中都有數，都贊成。——是啦。佣人都請假回家過年，家中

留着八十幾歲的有病老父，怎樣說也不能捨下不顧去玩。即使夜已這麼深，也凌晨，年初一點多了——還是把老父送進醫院，甚麼也方便些，甚麼也好看點。

「唉——」老人深長的嘆了口氣。「這樣也好……我實在也不屬於這個世界了。總算你們難得都回家來……也好，也好。」他環顧一下前面左右，若不是小孫女從前座跑過來坐在左邊，前面左右是老大，老二和老三。他真像陷入陰深深的陣式裏，失去一切掙扎的能力——。

「阿公，你進醫院不是不能過新年了嗎？」小孫女搖着祖父的手，扯住老人激動了的情緒，關懷，盼望又失望地問。「您可以回去嗎？爸爸，不如把阿公載回家吧。你看，阿公好好呀。可以一起過新年。」

「……………」

「阿芬，阿公有病，應該進醫院休養的。」

「這孩子，」老人的三兒子想。「怎麼要牽進這場……………」這場冷冷的沒有人性的佈局裏。

大兒子在傳統的快樂的日子的路上馳駛，這麼夜了，紅燈也闖過去了，在夜色中匆匆趕着，匆匆趕着一項計劃的完成……………」

雨下一滴滴

「這天氣真氣人。」她罵了一聲也拉着女兒擠入路邊的冰水攤，一小塊的帳幕下。賣冰水的老人好心的只縮在較冰機前。本來這天氣悶熱得令人呆不住家裏，她便帶同小芬趕去看三點一刻的電影，跑了兩家戲院都買不到票，不知怎搞的？而竟然下起這陣不小的雨來。

窄窄的一張帳幕下已經有一個賣冰淇淋的小販和他載了冰淇淋桶的腳車。還有一位臃腫的老婦，雙手抱着一個大紙袋在懷中。只聽到她接下去說：「……不賭了，很好。很好。」只見賣冰淇淋的中年人極難堪的點着頭，口中生硬的隨應着是。是。「看你現在，家產沒有了，妻子跑了，兩個女兒也被帶跑了……噴噴噴……真慘。」老婦人接下去說。方桂不禁掉頭望望那賣冰淇淋的；他低垂着頭，像很羞澀，又像很憤怒的鐵青着臉。他偶然抬頭觸及方桂正好奇地望住自己的眼光，又不好意思的低下頭。「……看你，現在這樣淒慘啦，以後該……。」老婦人還要接下去說，賣冰淇淋的突然抬起頭恨恨的瞪了她一眼。方桂也朝她望去，她才哦哦……的住了口。

他轉過身，伸手往冰淇淋桶下出力一抬，把腳車轉了方向便直往雨中推去，出力的動作着，大力跑了幾步便跳上車座，再出力飛快的在雨中踏去。「A A，阿林阿，還在落雨阿……。」老婦人大聲喊。「真是的。……。」她又輕輕的像罵了一聲。「冰淇淋不是全溶掉嗎。」

「媽，還來得及看戲嗎？」她被女兒一拉，方低下撫撫女兒濕濕的頭髮，說：「來不及了，小芬。我們等雨小些就回家去。」她不願意的低下頭。望出去，雨好像越下越大的。

這時候，冰水攤前跑過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他朝冰水攤望了望，好像覺得可以避雨的又折了回來，向冰水攤裏跑來。「方桂阿。」他突然向她叫了一聲。「這傢伙。」她在心中罵道。勉強有點點頭。「怎麼不坐車出來？」

「壞了，拿去修理。」

「原來這樣，哦。真是的，這場雨。要去那兒也不方便。今天假期本來想好好去玩玩的，却下雨了。哦對了，方桂，等下雨停我帶妳去玩。怎樣？」小芬舉頭望了望他，拉拉母親的衣角。她使勁的把小芬的小手一握，小芬才靜靜。

「不了。我們都被淋濕，得回家去。」

「那得等雨停呀。」他把身子向內移，像是被雨水滴到了，靠向方桂。小芬在中間，只得把身子一縮再縮。「小風還有去找妳嗎？阿明小李平漢呢？我近來很忙，常常要出席宴會啦，出外坡啦，接洽生意啦等等……哦，還有常到板城玩嗎？吉隆坡。雲頂高原。新加坡太平……以前我們常去的……。」

「媽。」小芬要被擠扁了，不得不開聲叫。「這傢伙這麼討厭。」她已經無吋尺可移了，再移便要給雨水滴了。只得開口：「黃先生，請你移過去一些。」兩個老人正詫異的望着他們。

「真討厭。」她忍不住又在心中罵了一句。不禁恨起家對面那個說話大大聲的媒婆，介紹的盡是一些討厭的東西。總盯着她那些鈔票嚥着口水。一個月前她灰心的又決定不重嫁了，看看下去的命運怎樣變化。前夫留給她一大筆遺產那怕花得完？前幾個月不知怎的給對面的添姑說動了心。丈夫也死去五年了，就依添姑的話看看怎樣。怎知一大打男人都不能令她滿意；不是花花的一張大口，就是前後恭敬像條甚麼似的。而且沒有一個曾經問問小芬玩玩。這個男人就是其中一個了。

「來來來，讓給阿伯一些位，讓給阿伯一些位。」雨像不厭其煩的落着。這時又一個滿臉滿手污污濁濁，因濕了水，像塗了泥濘似的老乞丐跑進冰水攤來。他一邊喊一邊擠進身來。小芬嚇得緊緊抱住母親雙膝，叫道：「媽。」還用眼角偷偷望着老乞丐。

「別怕。小芬。」

「是的，別怕。叔叔在這裏。」方桂狠狠的瞪了那男人一眼。

「妳呀！」老乞丐突然搖着首，望着方桂，指着說：「唉。唉。噴噴。妳呀，像我的老婆囉。以前我有錢有洋樓有大汽車的時候阿，嗶嗶嗶，她就像妳這樣美麗，但是還要比妳美呢。」賣冰水的老人望着乞丐，無限憐憫的搖着首。那個老婦人說：「唉，可憐阿，弄到這樣的地步。」

「我妻阿，那時她要甚麼便有甚麼。甚麼私人別墅，大汽車馬C李，大衣鑽戒好多好多呢。」

我是多麼愛她阿。」

「嗚嗚……後來呀，那沒良心的走了，把我的一切弄走，我呀，嗚嗚嗚……嗚……。」他突然放聲的大哭起來。方桂雙眉不禁皺了上來，小芬更吃驚的緊緊抱住母親。賣冰水的老人和老婦不斷的搖頭嘆氣，嘆氣搖頭。

「哼，這些小事？」那男人被老乞丐一進來便搶去說話的機會悶了一陣子，這時不屑的哼了一聲。他一直望着方桂，方桂臉黑黑的不理不睬。漸漸他像沒趣極了，雙掌伸出去試試雨勢，便跑了出去。「這條伙真討厭。」方桂還在心中臭罵了一句。

「吱啣——。」一架車子在冰水攤十碼外停了下來，只見一身白色的醫生走下車，急急從冰水攤旁跑進屋子。「……以後呀，她一定不得好死。我走私也去告訴別人，害我被警察捉呀，後來又放我出來。嗚嗚……他們叫我瘋子，小姐，」他攤開雙手向着方桂，「你說說，我那裏有瘋阿？我好傷心，好傷心……。」老乞丐不知不覺向雨中走去，雙掌仍然攤着，消失……。

門開了，一個啼哭着的少女打着一把傘遮着剛才匆匆跑進去的醫生出來。「甚麼事阿？夢琳小姐。」賣冰水的老人向正折回屋裏的少女問。她極傷悲的哭着，出力的拼出聲音來。

「我媽死了。」

「阿啲，」那老婦人喊了起來。「唉，小姐，妳也別過份傷心了，人死不能復生啦。」她搖着頭。「唉，這世界阿。」她有如千萬感觸，不斷搖頭嘆氣，把賣冰水的老人由衷的輕喟蓋去了。

雨漸漸小了，還在落着。

「孩子，我們回去吧。」方桂牽起小芬的手，向賣冰水的老人感激的笑笑，很快在一個轉彎處消失了……。



我兒我女

1

放學鐘聲响時，蒼蒼的古樹下那個少年早已經靠在那兒。如果誰還知道他靠了多久的，知道他靠着沉思些什麼，只有他自己了。次層三層樓上走廊放學的學生嘩啦湧現。呼叻蓬蓬後又消失了。

等到四周的人影去絕，整座校園突然間深潤起來，空沉沉，靜悄悄的。放眼望去便不能制止，視線一洩去了老遠——只感到想呼——一口氣，好遼闊的一片綠茵。想多少英雄，多少豪客在這上面跑過？常常站在遠處探望幌動着，衝撞着的身影此時是無踪無跡。途經的歸鳥一聲吱啾，便久久迂迴空間……視線追隨着小鳥飛到樹枝上棲下來，方突的省起身旁的古樹。再觸及昏黃的暮色，頓感到好一片上古的荒涼和野寂……。

校園外驀地衝進一連串刺耳的汽車喇叭聲，把他自思古裏吵醒。他厭惡地對外掃了一眼，也無可奈何。它偏還再吵了一陣才離去……向晚的風吹過，便有小小的葉小小的花，輕飄飄的墜了下來。再回到綠草綠樹中，天色和彩雲調得柔柔軟軟的。漸漸地，他一隻手支在古樹上站直了起來。

，突然想到空曠曠的綠草坪上去走，去跑，去滾，去叫……也許一直去到古代了，也許到了山野、河川、禾田間……他不自覺忘我的跨了幾個大步，身子却大大擺了幾擺——顯得極不調和——便止住了。雙眼變的濛濛一片，呆滯在天空；近是天空，遠也是天空，就那樣斜立住。那一片影子也是彎彎的——

沉沉的心上，一種很熟悉的一輕一重的腳步聲愈來愈响，越來越近。他回過身一看，果然是妹妹，正一拐一拐的走來。長到她肩上的髮束因身子擺動不由的自己一把一把掃蕩着，左左右右，像鐘擺。來到他面前，輕輕叫了聲：「哥。」看看兄長的臉色。她善解的低垂下頭。

「我們回去吧，哥。」

「好。書都收拾好了？」他隨意問問，看了妹妹手中心一大疊書，伸手接過部份，便同時走向校門。餘暉從他們身後來，撞在他們身背上，黑映出一雙不文雅地擺掃着的身子，在他們眼前。

幾個同學踏着腳踏車經過，都回過頭笑笑招呼，或說一聲：「我們先走了，盈盈，再見。」他們的家就在學校後街，轉兩個彎就到了。街上一些同樣在趕回家或者閒着出來散散步的行人，不時多看這對走路時身子一個左傾，一個右傾的孩子幾眼。臉色都是怪怪的，（還不自覺）陰陰的心自然便現露在那上面了。

因為洪生的右腿發育不全，走起路來，右腳踏下地時身子便會向右邊大大傾倒過去。一個不小心，整個頭突然撞在擦身過的一個男人身子。他忙低聲道歉：「對不起，先生。」那男人站住

，瞪了他一眼，再看看他的腿，也就沒有發作，走開了，施了份憐憫。洪生恨恨的緊了緊拳頭，咬了咬牙根，瞪着那人的背影。盈盈扯扯他，低聲說：

「哥，走吧。」

他們轉第一個彎時，後面突有人喊：「盈盈，盈盈。」他們停住，跟着跑來一個手中也拿了兩本書的女孩子，喘着氣停在他們身前，呼阿呼叫的接下去說：「果然是妳，盈盈。呼，我的車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只好走路回家。」

「我們一起走吧，妳的家在那裏？」盈盈問。

「後街，這樣走下去，再轉一個彎，最後一間大大間的就是了。」

盈盈有點意外：「哦，我們同一條街的？」

「是阿？呼——呼——」她自管還很得意的接下去說：「我遠遠看到妳走路的样子就猜是妳了，果然是妳。」

盈盈剎那覺及有隻針頭突的刺在薄弱的心坎上。潑一聲刺進了，心中楚楚痛。

爲了避免盈盈走路時撞及她，她還把自己隔了一段距離。朝洪生望望，問：「妳的哥哥是嗎？」盈盈冷冷答她是。她朝洪生裂嘴笑笑。洪生冷冷望她一眼，不說一句話。

又轉了一個彎，盈盈本能地加快腳步。

「盈盈，要放假了，妳要去那裏玩嗎？」芬音興緻勃勃地問。

「那裏也不去。借了這些書看。」她抬抬手中的書，再指了下兄長手中的。芬音只自顧接下去說：

「我爸爸要帶我們先去郊外野餐，海邊游泳，然後去爬山，然後……」她翻起左掌，捉着書的右掌伸出食指，每說一處便引下一根手指，計數着。

盈盈和哥哥這時停住了腳，說：「我們到家了。」

「到了？」芬音不勝驚異。

她不信的張望着盈盈指給她看的圍籬裏面豪華的洋樓。不信的指着問：「這是你們的家？」

「是的。」

「你們的家？」芬音再不信的問一聲。

「怎麼？」盈盈難再掩藏不快的神色。

芬音把右食指抵在下唇輕擦着，以爲盈盈沒有發現的偷瞄了一下她的左腿，說：「我以爲，我以爲你們的家，你們的家……」

洪生早已推門入去，盈盈打斷說：「我進去了。再見。」進了去。倏地感到傷心起來。向一旁躲去，把書往臉上一蓋就要哭出聲來。突然覺得肩上被人一搭，忙抬頭一看，見是哥哥，便想強忍住激動的心情。

「哥——」

「我們慣了，盈盈。」

洪生牽起她的手，走進屋裡。

——是一對令父母親不忍心看的身影。

2

從戲院出來，等到擁擠的人羣散了，抬頭一望，高高站在不遠處的鐘樓正指着十一點三十五分。盈盈突然拉拉哥哥的手，興奮的告訴他：「哪，爸在找我們。」

洪生順着妹妹指的方向望去，見父親還在四處轉頭探望，顯然還沒發現他們。他把妹妹一拉，避開了父親可能發現的範圍，對她說：「我們走回去，這邊。」

「這——這麼黑了……」盈盈輕咕了句。

十一點半過了，不管如何是夜了。長長的路到彎口，也沒有一個人影。靜靜的街，悄悄的夜，只有兩個一左一右粗糲地擺動着的人和影，發出不均的脚步聲，响赤一街……突然聽到一聲驚叫：

「媽——啊——」

洪生和盈盈吃驚的同時抬頭望去；聲音是發自左邊屋子的一個開着窗口裡。只見一個婦人懷裡縮着一個小身影，像指着他們，恐懼地說：

「媽……那……那是甚麼。」

「唉呀，有甚麼可怕？傻孩子。」只聽到婦人像鬆了一口氣，哄着懷中的孩子說：「那是兩個拐脚的人呀。你看他們站時彎彎的。」

「我以爲是……是怪物……」孩子還怯怯的說。

「快去睡，快去睡。」婦人邊說邊關上窗。還聽到她的聲音傳出來：「不知那裡來的臭孩子，這麼晚了還出來嚇人家的孩子……」

洪生怔在那兒。他心中恨。他心中怒。他心中更悲。「我們真是這麼可怕嗎？」他悲憤的在心中嘶喊，讓呼聲衝激滿一心，心似欲裂爆開來。

盈盈從哥哥身旁鬆開。她對於寂荒沉沉的夜街還是感到怕，強過於心中那股被人看作畸人的悲恨。

「哥哥，爲何不讓爸載我們……」她有點埋怨的說。

洪生看了妹妹一眼，眼中滿是光熊熊的怒火。但是對於這個妹妹，他永遠深深愛護着她，他没發作，強柔下了語氣：

「盈盈，就快到家了。」

盈盈只想盡快回到家，便加快了脚步，洪生只得隨她——使他們看來，在深深的夜晚，有一種恐怖的身影，和脚步声。

——突然：

「不要出聲！」

突然出現兩個青年拿着刀尖指着他們。盈盈還是被驚嚇叫了一聲：「啊——」緊緊偎向哥哥。

洪生也驚住了。

面對着洪生的那個青年把刀交到嘴咬住，立刻上上下下在洪生全身搜。另一個也不管盈盈是女孩子，伸手便在盈盈的啦啦褲袋亂搜着。

「哥。哥——」盈盈驚叫着。

洪生一衝身，把那青年撞開。「你找死。」在他身前那個匪徒怒叫一聲，一拳揍在洪生臉上，他被打跌在地面。

「哥——」

「再叫就刺死你們！」被洪生撞開的那個低沉着聲音，惡惡地喝，邊挽着手中的刀子。盈盈再不敢叫，身子怕的抖了起來。

另一個把洪生自地面抓了上來。「你想死！」他沉怒喝道。

「媽的，兩個才五塊。」

「把手錶脫下來。」

當發現洪生和盈盈都沒戴腕錶時，他們怒怒的將洪生猛力一擰，臭罵了幾句，才轉身離去。

盈盈衝到跌在地面的哥哥身前，聲音顫抖的問：「哥，你不要緊吧？」却見洪生眼中落下兩滴淚。「哥哥——」她驚叫。

「不要緊，盈盈」他站起身，感到好生傷悲。
「我們走吧。」

盈盈緊緊拉着哥哥的手臂，他們的腳步聲响，响赤了夜。再轉了彎，遠遠看見父親和母親在外面張望着，盈盈興奮的低聲叫：「哥，我們到家了。」

洪生默默。家一步一步近，父母親急急忙忙的在趕過來。

3

午時的白陽光由窗口流入，浮滿在房間。

洪生坐在床上，一抬眼便望出窗外。對面住的是一對年輕夫妻和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一家大大小小的常互相嘻戲的追逐着。歡笑的聲浪一陣陣自窗口打入，洪生雙耳都是那些樂趣的燼……他的床是尾向着路口放的。雖然母親很不喜歡這樣放；說死人才有雙腳向路口睡的。但凡事都拗不過他。他這時手上還拿着早上等在門外如預算中收到的一封回信，一次復一次去拆開來看，又摺好它。想想一陣，又拆開來看，然後又摺好。盈盈在一旁困惑的偷留意着哥哥的神情。他們不是同房，但她一天到晚都留在哥哥房裡——讀書時作功課，現在放假了，也一整天

躲哥哥房裡看書。無他，一種互相依賴，憐護的感覺令她如此。

洪生又再次拆開信看，心中一狠，肯定了甚麼猜疑的答案，凝思着，臉上的血色一濃一淡，一濃一淡的迅速起退着。盈盈正想開口，忽然聽到房外二弟的聲音在叫：「拐腳哥，拐腳姐……」叫到這裡像被罵了一聲。「……開門啊，媽媽要和你們說話。」接着便是蓬蓬的敲門聲和轉門柄的聲音。「開門啊。」

「阿生，開門呵，阿媽有話跟你說。」母親也出聲了。

盈盈退開了椅子，走向門。洪生趕忙阻道：「盈盈，等一下。」他慌忙把信摺好塞入信封，再住床底深塞去，拿了本書才示意妹妹開門。盈盈滿臉困惑的轉過身把門打開。

「媽。」

「嗯，怎麼門鎖了？」她滿臉慈祥的笑問道。「你們在看書啊？」她是個三十多歲的女人。

「啊喲，阿生，早上床還沒收拾好啊？」她發現洪生床上皺皺的痕條，便走到床邊彎下身子這理一下，那理一下把它扯好。

洪生這時淡漠的開聲叫了一下：「媽。」

她暗一驚愕於兒子的聲音，稍怔，趕忙掩飾過去。「來來來，坐下。」她拉過洪生在小沙發上坐下，也把盈盈坐拉下。跟進來的幾個梯級般的弟弟和妹妹這時亂嘈嘈地叫着：

「爸爸要帶我們去板城玩，拐腳哥拐……」

「阿平！」十二歲的洪平被母親大喝止住。這幾個弟妹已經叫慣這樣「拐腳哥」「拐腳姐」「拐腳哥」「拐腳姐」的。洪生和盈盈一直不會表示過怒意已是難得，要在心底也不恨却是太過苛求。「通通出去。」她再下令。然而孩子們只是靜了下來，誰也沒挪步出去。她看看也就不勉強他們了。看得出這羣孩子有多被疼愛。

「阿生，阿盈」她各拉了一下他們的手說，「阿平阿鳳他們吵着你們爸爸帶他們去玩。我們看既然是放假了，所以就答應明天帶他們去板城玩兩三天。」她說話像是客客氣氣的，洪生只感到心中一絲絲不快織起來。「我們決定全家人都去。所以來告訴你們一聲，準備一下。」

洪生毫不想過就斷然說：「我不去。」

他母親微止住了笑臉，又趕忙擠出來，柔聲問：「爲甚麼不去？那裡不舒服了嗯？」

「沒甚麼，只是不要去。」幾年前帶着一顆戰戰兢兢的心參加班上的旅行團到板城。爬極樂寺時，已令他喪失所有辛辛苦苦聚起的興奮和意志。人們如蟻羣般的雙眼生啃着他活生生的小心靈；嘲笑的望着他，憐憫的望着他，興趣的望着他，驚奇的望着他，閃避的望着他——一級一級爬上石階。他只感到滿腔悲憤，滿眶熱淚。悲憤的回身跑下極樂寺，驚險的動作更引起旁人一陣嘩然。他就那樣躲在旅行巴士裏，一直到行程結束回家。這件事他就再也不能忘記。

「放假了，就該去散散心，玩玩。」他母親勸着。

「我說不去就不去。」洪生發作得很快。聲音充滿了不快，氣掉開頭。他不曾去強制它。屢

次這樣對母親無禮也不會感到不該。

「好，好，不去就不去。不去就不去。」她忙又一次的順了兒子。一份多年來的歉疚在心，一直叫她多方面的遷就這對長兒女。「那我叫阿英留下來。如果不去，要好好照顧自己；吃飯、沖涼、睡覺要自己好好照顧。知道嗎？」

「我會。」他冷漠的說。

他母親心一沉，緩緩再轉頭對盈盈說：「那盈盈妳自己準備妳的吧。」

「媽，我想……」盈盈吞吞吐吐的拉着聲音——她到底是女孩子。「我想我也不去了。」

「不去？有甚麼事？」她睜大雙眼。

「沒甚麼事。」

「沒甚麼事就去！」她試試施壓力，又不忍過重。

「媽，我，我不想去，」她低下頭，「我想不方便——我的腿……」

「那有甚麼不方便！」

相持了一陣子，終拗不過女兒。深深暗中又嘆了一口氣，唯有答應了，也讓她留在家中。其實她何嘗不知，盈盈一直只跟緊哥哥，離了他，像誰也不信任，誰都不會愛她，誰都不會和她好。她離開洪生的房間，在房外對着門嘆了一口長長的氣。這對兒女一直令她耿耿於懷。

對面那對小孩高揚的嘻笑聲逐漸輕去。洪生下樓來，見着母親，不願意的說了聲：「我去學校。」

他母親立刻推滿笑容道：「去接妹妹啊？」

他一拐一拐走出，八歲的洪洲追上來。「拐腳哥，帶我去？」他站在洪生身前問。洪生不遐思索的就揮了下手，粗聲說：

「不可以。」便自走開。出到門外，遇着父親回來，照說了句去學校。冷漠漠的語氣和從他父親玻璃車窗洩出來的冷氣對冲着。

「要小心車輛啊，阿生。」他父親也是那麼小心的囑咐着，還等他轉了彎才進去。抱着一大把東西下車。洪洲跟在他身旁不停咕嚕着：

「拐腳哥很不好的，叫他帶人家去學校也不可以。」

他父親輕瞪了他一眼，微責備道：「怎麼可以這樣叫哥哥的！」

「二哥教我們的嘛，他大。」洪洲滿不在乎的答道。洪立這時正衝跑出來，親熱的直喊着爸爸，爸爸，還伸手替父親接過一部份抱了滿懷的東西。他父親立刻疼愛的張笑起來，只那樣輕輕帶過一句：

「唉，你們——」

進門見妻子正跨上樓梯，便叫住她，把兩盒雞精拿過去；是給洪生和盈盈的，叫她放在他們房裡。她上了樓，低回頭看了樓下一眼；丈夫已和孩子們鬧在一團了。孩子們蓬蓬的跑步聲迴响了滿屋子。

打開門進洪生的房，她的一抹笑容一剎那間消散了。習慣地喜歡這邊替他摸摸一下，那裡替他整整。房裡除了書籍，就是一大堆唱片，拿起一看都是音樂一類的。發現唱機蓋還開立着，她便輕輕把它蓋下去，順手在蓋上面抹了下，看看有否沾了塵灰。看到尾對窗口——路面，直放着床她就一陣不喜歡。但是她從不強兒子順她。自生了最小安安，去見了陳醫生回來後，她和丈夫更樣樣事事順着洪生和盈盈——有如在照顧摯友的兒女，那麼客氣，那麼遷就他們。這種愛是反常情的。洪生常常生恨在心。盈盈還好，她是女孩子，今年才讀初中三，凡事都順從點，就是不肯離開哥哥作伴。女人家迷信，洪生和盈盈，兩人的出世給家帶來好運固然使夫婦對他們疼愛。然而，如今這一份愛顯得有所顧慮。

她走到洪生桌旁，掀開紙蓋看，裡面還剩有兩瓶雞精。便把手上的一盒在身前放下，移開那祇剩下兩瓶的盒子放到這上面；打算等一起放回去。然而移開那盒，壓在下面的一封信使她把它放在身前這盒上面後，便停止了下一個動作。她知道洪生一向不肯交朋友。雖然這年上了高一，態度依然那樣冷冷。過往的年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不會有一封信，即使說全學的賀年卡也不會有一張。她疑惑的把它拿在掌中，一種母性的本能使她不遐思索就拆了開來看。先看信末，註名

是某報醫藥服務版的王醫生。一下子突有一片陰影蓋上心胸，心想難道洪生患了甚麼暗病？不由的擔憂起來，把信看下去。

初看起來，令她感到很驚異，又困惑。那是一段引言，這樣寫：「……現今社會，節育是明智之取……」再看下去，她越看越驚。「……來信所提問的服藥墮胎，中藥是有的。然而通常孕婦不甚了解，往往出事……」她手發抖，看到這句，心中吃驚不已，漸感到害怕……她懼恐萬分地把信看完，雙手顫抖的很劇烈，很亂，不時相撞了一下又一下。她使力把雙掌往桌面按住，才止了，却引到身子不停抖動起來。驚惶的神情湧到臉上，緊繫着那張蒼白的臉；有如有一張猙獰、恐怖的鬼臉正一步一步向她嚇來……滿臉都在湧流着紅紅的鮮血的鬼臉……

……突然一陣蓬蓬蓬的上樓聲把她驚醒，慌張的趕忙把信草草摺好放回，呆立着，顯得多麼無助。門推了開，安安進來。她鬆了口氣。其實早聽出不是洪生的腳步聲，就是不能不驚。

「爸爸要載我們去走走，我去啊，媽媽。」安安拉拉母親的手問。

「好，去吧。」

安安一溜煙的跑下了樓。她聽到丈夫高高的聲音喊：「走。走。」她很小心地把信順着舊摺痕摺好放回，把雞精盒放回。爲了使洪生不發現她看了信或移動了那盒雞精，她便把新的一盒雞精只疊在那上面。

下了樓，聽見籬笆門被推開的輕响，知道兄妹倆回來了。她有一種想逃避的感覺，匆匆往廚

房去。然而偷偷看到他們跨上了樓梯，又難禁慣常的跑出來問一聲：「你們回來了啊，阿生，阿盈。」

「是的，媽。」他們同時站住，回過頭來，盈盈應道。

洪生淡淡應了句：「嗯。」她突然好像看到兒子惡狠狠的瞪了自己一眼，一驚，心怦怦的跳出來。連忙掩飾，有點失常的接連說道：

「你們爸帶弟弟妹妹他們兜風去了。」

「飯就要好了，一下子就下來吃。」

「你們爸才買了雞精給你們，看看還有甚麼要買的。」

5

亂竄着的風砂中，洪生一步快一步的趕着回家。烏黑的天空已開始落雨水，地面一朵朵暴開的水花迅速地漫延起來至化成一整片濕地。盈盈今天在圖書館置班。放學時，見就要下大雨了，他就叫妹妹留在學校，在食堂用午餐，免得等下了大雨，趕到圖書館又是一身濕漉漉的。

他手上多提了妹妹的書包，趕起路來，顯得有點吃力，到家急急弄開鐵門，便一股勁往屋裡衝。跳跳踢踢的，才一個大步跨進門，地面突然拉起一條索把他絆住。身後兇猛的衝勢一把把他撞個正着，把他向前拋去了老遠，跌了兩滾倒在地面。兩旁跳出十歲和九歲的洪成和洪興，拍着

手笑，邊跳邊喊：「捉到了，捉到了。」學着昨晚電視裡一部牛仔片的鏡頭。

洪生這一跌，撞在小腿前骨上，骨痛攻心，把他的臉劇烈的扭曲了，一時爬不起來，憤恨的仇視着兩個弟弟。咬緊牙根想爬起來，體重一壓下去，又是一陣刺心的劇痛使得他又跌回去。洪成和洪興二個打着槍的手勢抓住他，大叫：「舉手，舉手！噢——爬不起來了，爬不起來了。」洪生心裡恨到絕只恨不能雙手把他們扼死！他看到母親吃驚的臉色慌慌張張跑近身旁扶起他。他不喜的瞪着母親，一把掙脫了她雙手，辛辛苦苦的，吃着那陣陣肉痛，大拐大拐上樓去。眼眶裡洶湧着熱騰騰的淚水，心中重重地被傷害了。

他母親蹲在那裏，雙手盲目的摸捉着四散的書本，雙眼望着兒子一痛一痛地一級一級攀上樓去，再也忍不住落下晶瑩一閃的兩滴淚珠。

洪生雙眼含滿晶光的呆呆坐在床上。母親一聲聲，一次次上樓來催他去下吃午飯，由柔聲而至沙啞，而至低低的哽咽。後來阿英上來，他暴發的怒吼：「不吃！」

只這一聲而已。房外是哭聲是罵聲是哀求聲他充耳不聞。房內一室很深的默靜。他把那封信又接下去看百遍，千遍，一遍又一遍又悲又恨，擠在心頭。

五點四十分洪生下樓。他母親不敢多說，照常問了一聲：「去接妹妹啊。」聲音有點哽住。他望了母親一眼，更覺得這句話問得很討厭。不由的冷冷又瞪了母親一眼。這一眼已够使她心碎。

自暮色中轉回來，盈盈看到哥哥的臉色，知道一定又爲着甚麼事惱恨，而且一定是他的右腿引起的。便輕聲說：「哥，你常叫我別爲我們的腿傷心。你自己也該不要常常想太多。」

「我沒有，真的。」洪生辯道。突然緊緊的捉住妹妹的雙掌。

回到家，盈盈掏出在食堂買的糖果給安安——她比較疼這個妹妹。洪成看到便衝過來一把搶走。安安一聲暴哭起來。洪生看了便粗聲喝道：「洪成！快還給安安。」

「不還。我吃——」洪成一副霸強的神情。

「你還不還給安安！」

洪成突然抬眼望望洪生的右腿，伸着那包糖果，挑戰道：「哪，你捉得到我才還。」說着便張勢準備逃跑。

「你真的不還？」洪生眼已現紅絲。也許剛才積着的恨意連引發了。

盈盈看看哥哥兇極了的臉色，便拉拉他說：「給他吧，哥。」邊低下身哄安安。

洪生已衝向洪成。洪成巧小敏捷的身子精靈的在兄弟姐妹羣中四處竄逃着。洪生一拐一踢，一拐一跳的窮追，滑稽的動作引得在旁的弟妹們不住拍手叫好，助威。洪生的怒火已衝離頭骸，瀰漫了四周，漸漸地濃縮，濃縮成恨。一大口氣一大口氣粗野的喘着，誓死要把洪成捉着。突然一不留心，洪成被絆倒在地。洪生一幌閃到了他身前，十根手指聚滿了力緊緊抓住洪成的前領把他拉上來，惡惡的瞪着叫：「捉得到嗎？捉得到嗎？」他的臉迫到洪成臉前，一口一口的熱氣向

他吐着。洪成還嘻笑着，把那包糖果東藏西躲，偷偷的就在洪生的右腿上狠力大大一踢。洪生本已怒火烈燒，這時一巴掌揮盡了全身力量，掃在洪成臉上，跟着胡亂一摔，只想摔死他也不在乎。

洪成跌落地面，暴叫的高聲哭喊起來。這一摔正好被剛進門的父親看到了。他氣憤憤，又驚又怒的衝到洪生身前，大聲吼道：「阿生，你怎麼可以打弟弟，哼！」手掌一揮，掃在洪生左額，响起尖烈的「叭」一聲。他母親衝出來正扶起地面的洪成，這時也氣極罵道：

「你怎麼可以這樣打弟弟。」

洪生被打了個踉蹌，張着大白白中吊着雙圓黑黑的眼珠，勢欲凸出的瞪着父親。眼眶湧出一大行一大行的眼淚，是痛加恨加悲釀成的。

盈盈驚呆在一旁。洪成被母親扶了起來，移近洪生，出其不意的在右腿前又踢了一腳。洪生的臉剎那間變得猙獰恐怖——多少年來，多少的恨都爆發了。狠狠再一掌掃在洪成臉上，又一掌掃在另一邊。洪成又一聲暴哭起來。

「阿生！」他母親大喝一聲。他父親哼了哼，跨上一步一掌打去，順勢大力把洪生一摔，摔得好遠，跌了幾跌撞在樓梯角才跌在地上。他一爬再爬已經爬不起來了。他的臉他的感覺不再是楚痛；都是恨。都是恨。

盈盈拐拐的跳跑過去，帶哭叫道：「哥。哥。」洪生滿臉淚水，憤恨、悲痛在他揚起的臉上

跳動着，在他一臉的淚光閃爍着，一下下。

「你們打我。你們殺我好了。我知道我不是你們要的孩子。」洪生坐在地面，大聲顫抖着喊。「我知道我是你們要丟掉的。你們不要的。我們走。」叫完，他扶着盈盈站起，「斯」一聲，衣的一角被勾住撕下了，掉在地上。他邊跌邊拐的咬緊牙根抵住那一下下刺入心的痛楚，走向樓梯。

他母親衝上去，跪着拉着他的手——她已一臉淚水——苦苦哀求道：「阿生，阿生，你別這麼說。爸爸媽媽那會不要你們。」她的手抖，搖着兒子的手哭着說下去：「阿生，媽媽怎麼會丟掉你們啊——」洪生出力甩開她的手。她就那樣跪在那兒，心坎絞痛的望着這對兒女撞跌地上樓，使得這位可憐的母親一驚一驚的伸張着雙手，怕他們就要跌下。她慢慢伸手去拾那塊自洪生身上撕下的碎布。

她丈夫呆了，在一旁，呆着。

6

盈盈八點多下來吃飯，她看看分坐在她面前的父母親——是的，她也感到在恨他們。哥十六，她今年也十五歲了。本來她一直只躲在房間裏暗自掉淚，暗自揩淚，哭自己的命運，生來缺陷。她強制住羨慕別人的心；她不能玩，不能跳。唱不出，也笑不出。長大下去，她會繼續失去很多很多。

中一那年，禁不住全學們的招呼和心底強烈的渴望，加入她們玩了一次無板藍球。忘記自己那條發育不全的左腿，在全場拐拐擺擺奔跑着。把站在場外的體育老師直嚇得時時替她捏了一把又一把的冷汗，怕每下一步她就會被撞跌在地。而她奔跑的動作實在滑稽可笑；一倒一直的，有時擋球煞住身子，整個人又像大大地向地面鞠了一個躬才又拉直起身子。跳起來，身子也一邊高一邊低的斜着。初以為真的能和她們玩下去，到發現場外的全學不住抿嘴在笑，她知道笑她。這時老師正準備換她出來。自那次，她羞於再和同學們玩。她不再跑，不再跳，她躲着人慢慢走，一步一步，她只能暗自傷悲。若不是有哥在，也許她已經裝出意外橫死在路上。她想過。

「阿盈，妳好好勸勸哥哥。」母親一邊拭淚，啞聲說：「不要真走了。」

盈盈沒應，一聲不响。的確，她也在恨他們父親，母親。恨他們……兒女有了這一個缺陷心中有多痛苦？有多自卑？有多悲哀？有多少積鬱？他們不能像別人擁有這一份年齡該擁有的快樂和歡笑。

盈盈腦際飛走着哥哥給她看的那封信，那些作答，那些墮胎不成所生出來的孩子，畸型、有缺陷。哥哥那些話。幾次衝動的想脫口問：「媽……」然而又嚥回。

她冷漠的回身，找了幾塊麵包和沖了杯美祿上樓。她父母茫然無助的留在那裡；兩個孩子真已脫離他們了。

「孩子，原諒我們，原諒我們。」那母親在心底頻頻呼喚，嗚咽不停，淚是一行行的湧，一

行行的淚却能彌補甚麼呢？

「玉碧」，別哭了。」丈夫扶着妻子，到沙發上靠了下來。

「祖林，這是我們的錯嗎？」她越哭越傷心，又自答道：「是的，的確是我們的錯啊。」

「唉——」男人就會一聲連一聲長嘆。不善於表達感情的臉上也看到他深深負疚的心。望望妻子不再是十幾年前瘦弱的身子，雖然物質上都給他們美好的享受了。然而它們驅逐不去一份內心的苛責。

他還記得玉碧才嫁給他時，操作得瘦身弱質的身影，常常令他暗暗憂心。第一個孩子來時，更在他們眉宇間加深了憂慮、不安，他們的經濟不允許這麼快有孩子。於是買藥吃，想把胎兒墮掉。然而，藥吃了，肚子依然隨着日子在漲大着，只好把孩子養下來，孩子滿月生了出來。第二年第二個孩子又來了。雖然環境已因發了幾筆橫財和生意有好轉而好轉了，他們還是不想要這個孩子。墮胎藥吃了又吃，然而第二個孩子依然滿月生下了。以後環境更轉好，孩子年年來便年年生下，梯級般排着。一直到了生安安，一個作醫生的朋友建議他們節育，把種種節育方法，中西的，由未受孕前到受孕之後，一一講解，自此他們心中有了很深很重的歉疚。他們知道這對長兒女的腿發育不正全，完全是母親吃藥墮胎不成所造成的後果。如今他們已如此長大，他們該擁有而沒能擁有的歡笑是誰辣手捏滅的？

玉碧聲聲哭着。十年了，自她母親逝世那年以後，便不會這樣傷心過，淚水積得很多。她永

遠想不到，兒子會這樣的長大了。他會懷疑到自己與生俱來的缺陷，他能求証，他証實了。

「然而，真是那樣的嗎？」她會無數次想推却責任。

盈盈走下樓梯，她父母又驚又惑的抬頭望着，担心、憂傷的望着盈盈的每一步下來。然而盈盈只走到他們面前，難有表情的說：「你們去睡吧。哥不會走。」

祖林和玉碧靜呆着，一時不知要表示甚麼。

幾次遲疑，盈盈終於激動地問：「媽——那是真的嗎？」

「甚麼？……」她驚縮了一下。

然而她明白盈盈問甚麼。她知道盈盈也一定看過了哥哥那唯有的一封信。禁不住悲從中來，雙掌急急的捉着女兒的肩，哭着：「真的……阿盈，媽對不起你們。」

盈盈一聲衝哭起來，掙開了母親的手奔了開去。她心中又碎又悲又恨。她一拐一跌的扶上樓梯，又把母親的心刺痛入骨。看到孩子這種叫人心痛的奔跑，像是一次次叫她看看自己的殘忍，害孩子們這麼痛苦。

「阿生……阿盈……」

7

洪生和盈盈待其他人出完了，才舉步走向學校門口，他們平日都是這樣。出了鐵門，意外的

見到母親慌慌張張，焦急的正張望着，等他們。母親好像已蒼老了很多。看到他們出來，這才展出一朵驚喜的笑，似鬆了口氣，跑過來叫道：「阿生，阿盈。」

盈盈望母親，不忍心的叫了一聲：「媽。」母親正急不及待的雙手一手一個擁着他們回家。



中秋，中秋

我舉頭望月；只須摘片柳葉遁上去它就圓全了。觸及遠遠的星子，像燈籠火一粒粒——我心
中一時決定明天便買盞燈籠給木中。

八月初始，孩子們就一遍遍高吭小調，提燈籠走來走去，歡呼聲聲。不管他們其中家境貧富
的，這樣在一起看他們是何其快樂啊！孩子，孩子們還會何求呢？

孩子們的燈籠一日日在引明中秋月，聲音在唱來中秋節。每晚母親們必須一次又一次地才把
他們哄回去睡覺。燈籠隨着孩子們收回屋裏後，我總是看到那個身材矮小的小男孩不依不捨的一
小步一小步拖着身子離去。不時站住回過頭望望。走了幾步，又停下來，回頭望望。一直到他隱
在黑暗中，我不知他是否還在頻頻回首？

他沒有燈籠。混在燈籠隊中他一樣開懷地歌唱小調。只有他那回去的情景，流露着一股強烈
的渴望，濃郁地遠傳到我心中……他的年齡是應該擁有一盞燈籠的，和這份秋月的歡樂。

「爲甚麼你每次回去時常常回頭望，走沒幾步就回頭望？」我叫住他問——當孩子們組成的
燈籠隊來到我身前時，剛才。

「我看看他們還有玩嗎？我也要玩。」

他告訴我他叫木中，說好像是四歲還是五歲。從河那邊來的。我暗吃一驚……從Bernam河到我們這排屋區有好一段路啊！

「哼，要是我有一個燈籠就好了。我走來走去，走來走去，走一百次。」我請他一半蘋果，聽他聲聲在說如果有一盞燈籠要這樣，如果有一盞燈籠要那樣。

偶爾一兩個小妹妹稚氣的仰頭問我：「哥哥，你怎麼不買燈籠啊？」

「哥哥大了，不能玩。」我拼着生硬的廣東話笑着答。

木中却會突然充滿希望地喊起來：「你買啦你買啦，我可以替你拿。」我笑着望望他，搖搖首。他每次失望的低下頭，我心中就一陣不忍。看看孩子們又往前走了，他跳起來，高聲接着孩子們唱着的小調唱下去，跑去……

第二晚，孩子們又聚在一堆點燈籠。我遠遠望到木中在當中不時跑來跑去，很興趣的替小朋友們站好蠟燭，點亮它。也許這樣，他心中也感到快樂了。

我幾次問他爲何不叫家人買一盞燈籠，他簡單的回答我：「沒有錢，沒有錢呵。」燈籠隊又折了回來，看他強烈地想加入他們羣中的臉色和眼光，我實在不忍心再見他這樣失望的期盼着一盞燈籠。便故作神祕對他說：「木中，我給你一件東西。」

「燈籠？」他敏感的大叫起來。好一張歡欣的笑臉！我不答他，輕笑着起身走回屋裏。他跟在我身旁，雀躍着，拍着小手，又跳又叫的。「燈籠。燈籠。」他不停的叫。

我不能想像，如果我給他的不是一盞燈籠，這失望有多大？這打擊有多重！

我把「龍」拿出來給他，他竟驚住了。稍後突然暴發的狂叫起來：「啊！燈籠！燈籠！」

我被他的狂喜感染了，指住他鼻子笑着說：「給你。」

他正前後左右上下的細細看着手中的燈籠，左掌輕撫着它，滿臉都是狂喜的形色，聽我這麼一說，又不相信又興奮的張大着雙眼，雙鼻洞和個口問：「給我？」我點一下頭。他又指指「龍」：「這個？」我又點一下頭。「真的？」我出力再點一下頭。

他突然一聲大叫，轉身便跑出去。

「噢：噢……我有燈籠了。我有燈籠了。」他一股氣衝入孩子羣中，高舉手中的燈籠在每一個孩子眼前幌幾下，一句一句地喊：「我的燈籠，我的燈籠。」

我跟着出來，他氣喘的跑回來急性的問：「有蠟燭嗎有嗎？」我把全盒給了他。

他的笑臉再沒有消失過。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聲音都流露出他的心狂喜、興奮。回去前，他還不相信的走來問我：「給我的？給我拿回家？」

這晚他回去時，我沒再見他頻頻回首探望別的孩子們的燈籠可還有在路上出現麼？他只自顧低頭，或者提高，看手中的燈籠，很小心的提着，很小心的一步一步輕輕慢慢走回去。

一直到他的燈籠火不見了，我才忽然記起他連謝謝一聲也忘了說。可知他有多高興了。

隔晚，木中最早來，一人提着燈籠，一人高拉着小調，唱完一遍又一遍。好興奮好勤奮地走

動着叫出一個個的小朋友。他來到我身邊說：「姐姐叫我等她洗完碗後做完工後去帶她來。」

我說：「好啊，你們一起玩。」

一連十幾晚了，自農曆八月始。除了下雨，我晚晚坐在這張石椅上看孩子們快樂的步伐，聽孩子們快樂的叫聲，一時只感到不想多求了。也許，這就是異鄉人的情懷吧？

記得以前漢妹有一次來信說：「你是喜歡孩子的。」我不知真是否如此？但也可能，這就是爲何我會買盞燈籠給幾日前還是陌生的木中吧？只爲了不忍見這孩子在該擁有這份歡笑而無法擁有的黯然，傷神。

不久，我果然見到木中離去。沒多久，便又見到那粒燈籠火浮動而來。暗淡光線下隱約可辨出兩個人影。他真的回去把姐姐也帶來了。

他們在路燈下出現時，我不禁感到疑惑。到他們在我面前出現時更令我驚異。那個木中說了一句：「我的姐姐」便跑開的女孩子最多不過少我二歲的少女。怎的姐弟倆的年齡相去這麼遠？木中說過除了一個姐姐和爸爸，便沒有兄弟妹妹了，也沒有母親。

我想到剛才說的話不禁笑了起來，對她說：「我還對妳弟弟說叫妳和他一起提燈籠玩呢。」我搬出月餅，沖了兩杯咖啡，便坐下來和她談話。木中早已一溜煙跑入燈籠隊。我不時聽到他高高的聲音，只覺得他今晚越唱越大聲，最大聲。越叫越大聲，也是最大聲。

「我爸爸說弟弟一天到晚就是拿着你給他的燈籠走着。」心葉——她叫心葉——說。

「小孩子就是這樣。」

「怎麼他會跑到這裏來？」我問。

「我不讓他跟那邊的孩子在大路旁走，他就想到這裏來了。也算他好運。」她笑了起來。談了許久，她突然說：「我是該謝你的。」我聽得出她這句話裏的誠意，笑笑說：

「幾塊錢而已。能讓孩子快樂自己也感到快樂。」

她微微一笑。却現出了憂傷的神色。

談到她家庭，才知道她父親正病在床上。一家的生活負擔落在她身上。雖然只是三口，以她的能力已感到吃力。而且擔憂病中的父親隨時會急需錢用。

我暗中低嘆一聲，人世間多少淒涼事啊。我追問爲何她和木中的年齡相差這麼遠；她終於說：「他是我父親在草叢中拾回來的。轉送給人沒有人要。又不忍心丟回不願讓他死……死去。不得已才養作兒子」

我又低嘆一聲。這些父母啊！

自從來丹絨馬林，因爲廣東話說不好，一直沒交朋友。心葉也是福建人，這令我喜極。或許，以後我有談話的對象了。

我決定：中秋晚一定要好好慶祝。說好聽點，是給木中一個真正快快乐樂的中秋節。十五下午五點，我滿懷歡喜的和白和林準備一些玩吃的節目。不能回幾百哩遠的家渡中秋，

自己總算也安排了一個。

才六點，我見到心葉遠遠飛跑而來，我笑着迎她，她越跑越近，我才發現她臉上，在暮色裡好一片淒清。

她才在我面前站住，便把手掌往臉上一蓋哭了起來，顫聲說：「木中死了。」

我驚住了！
甚麼？！

「妳說甚麼？」我激動的抓住她的雙肩，聲音重重的迸出這四字。

「木中給車撞死了。」

我呆住。

這麼直截。

「剛才他提着你給他的燈籠在路上……」心葉出聲哭起來，再說不完話。突然一把跌入我懷中。

天！這孩子真的一點都不能擁有嗎？生來被棄，如今，如今月正向圓……

孩子們提着燈籠過來問：「哥哥，那個矮矮的呢？」木中是陌生人的過客，孩子們連他叫甚麼都不知道呵！你我雖然同是來世作客，然而我們命不苦。

我抬頭望望中秋月，月已圓全，夜已明明——

魂散

「好了。」他長長呼的鬆了一口氣，索性就靠在電話亭裏。滿身濕黏黏的，汗水猶在不停地急泌出來。很快，他又緊張地張着一只掌撫着另一邊拳，很急的又相換另一只掌成拳，另一邊掌又在搭在上面撫擦着，微張着薄薄的雙唇在吁——吁——吸着氣。你想多笑人；他等了二十分鐘還不見父親回來，校園裏的全學考到的都跳躍着歡呼跑或者跳上腳踏車或電單車趕回家報訊去了。他沒注意到落第的全學又是怎樣離開的？因為他們都悄悄地引退了，帶着失神的身心。

看到自己得了八個A和國文4，甚麼事都不管它了，跟踉蹌蹌地跑到校門外張望着——父親說買了補品立刻回頭載他的。後來想想，離家最多也不過四分之一英里路，轉幾條街就到了，才出力的移動。十幾年了，不曾激烈運動過的肌肉，踏下馬路邊一步一步走回家，時間也不過早上十點多。才走了三十幾步，汗水便急不及待的從全身每一個小毛孔趕泌出來了。他裸露着的白白瘦瘦小小的臉龐和雙手在陽光下閃呀閃呀的發着光，竟不像早上十點左右的太陽光。「再轉兩條街就到了。」他告訴自己，想激自己努力起來，嗚呼——嗚呼——喘着氣。回頭一望，學校赫然

還很宏偉的在望，心想：「怎的才走沒幾步？」他抬頭向前一望，暗道了一聲：「好了。」便決定打電話回家叫人來載，那十幾碼外有一個公共電話亭。上氣接不順下氣，下氣難接上氣的衝到亭裡喘了一會，在通告上讀了幾遍接電話的方法，往褲袋裏摸了許久才有兩個一角的銅幣，心中又担優一角不知真能接通嗎？便把兩角同時塞入錢箱，撥了電話號碼，心中慌慌怕怕的接了許久，總算接通了。

他摸出手帕，動作柔柔慢慢的不停的，在全身各部份一回又一回的拭抹，氣喘還沒回復。突然一個跑得很快，手中提着一包東西的大男孩硬生生的把衝勢扯住，叫了一聲：「哦，元士。」

「阿——」他被吓了一跳，「被你吓了一跳，高立。」他有點難堪的說。

「怎會站在這裏？」

望望高立高健、結實的肌肉在T恤上明顯的印出來，才跑停下來的身子，有如才戰勝回來的勇士面對着他，把他整個人的存在都掩去了。他真不好意思告訴他真像。

「呵——等家人來載我。」他說。

中學開始，兩人至今同學了六年。一二二的名次都只在兩人之間調換。唯一高立比不上的是：元士是千萬富翁的家庭成員。唯一元士比不上的是：高立在運動場上的威武。雄赳的立姿。

「恭喜你呵，九個A。」元士接下去說。

「謝謝你，也恭喜你。」高立拍了拍手上的那包大概是炒粿條的東西，接下去說：「我走了

。要回去慶祝一下。」說完便拔出大步，飛奔而去。高大的身子迅速地縮小……元士呆呆望着他的背影……但是很快他又想到：「呼——，總算也拿了八個A。」

二

蘇州酒樓的伙計不大相信的還在頻頻回頭探望，邊退下去。心裡頭想：「這鹹老頭今天怎麼了？都不知會不會叫錯菜了？平日只是一碗魚粥。最多加叫杯菊花水。」

「哈。好孩子。」他親熱的輕拍着元士的肩膀，「你要好好這樣下去呵，爸爸把你送進大學，送出國。一定的。一定的。」元士甜甜的笑著，不住點頭稱好，就像被哄得高高興興的小孩子。元力望望哥哥，又環顧一下在座的二舅舅，二舅母和小晶表妹。他再一次把那句老話重說了。「你別胡說。」他父親責道，瞪他一眼，「運動甚麼身子？你看哥哥不是很健康的嗎？」

「是呀。」他妻子附和着說，在元士另一邊也伸手輕撫着孩子，露着笑容似感欣慰，似感滿足，連點着首。元力暗中又偷嘆了口氣，那知又被母親接下去說：「你小心你呀。哼，一天到晚跑來跑去，看你年尾MCE能比得上你哥哥嗎？八個A呵！」

吃完飯。

元力抹了嘴說：「去看場電影好嗎？」他看看哥哥碗裡那些豬肉、魚肉、螃蟹肉、蝦肉。他見誰也沒答腔，便又說：「哥哥，我們去看，怎樣？新中山那套春滿羊城很不錯。」

元士掉頭問：

——爸爸，您去嗎？

——我不去了，還有點事。

——媽媽呢？您去嗎？

——我也不去。有點事。你要就……

——那我也不去。元力。

小晶表妹望着他，有點失望的神色站了起來說：「二表哥，我們倆人去。」元力看看二舅二舅母點了頭，道了別便出去了。

「這孩子，哈哈，」他滿意的掉頭望望元士，「又想回去讀書了？……」

「是的，爸爸。」

……

……

三

「哥哥，你爲甚麼要這個時候回去？」元力不滿地嚷。汽車在夜色中衝前去，竄進車子的風打在他們的黑衣服也不過起了一小點波動。「這樣子很……很很對你不知道嗎？婆婆死，我

們最少也得留在婆婆家呀。」他似越講越氣，右腳下不由的出力踏下去，讓車子跑得激烈些。「你別整天老想着書。現在也才三月，就算你四月考HSC也不該這樣向爸爸媽媽強求要回家讀書。」

「元力，你放慢些。」

「你試想想看，你心中除了書難道真的甚麼都沒有了嗎？喜怒哀樂都麻木了？哥，不是我多嘴，你這樣下去，你——你，呼，你會死！你甚麼也沒有。你甚麼也不成。你，——」

「元力，你不明白。我實在耐不住。那麼嘈，那麼多人。死了也就算了。」

「唉——」他把車子停在路旁，說：「我下去買枝香煙。」

元士木直的眼光直望前面，只見一雙雙的車燈由遠而近，一直迫到眼前來，惡惡瞪了一下而消失。又有紅紅火的光在黑暗裡一對一對隱去。有時右邊多了一眨一眨的一粒火，有時左邊。這時又一雙亮亮的車燈衝前而來。路旁突然走出一頭瘦而大隻的狗，閒哉悠哉的走向路中，要過對面去。那雙衝來的火球漲大得很快，凶凶的朝着那頭狗瞪……吱——吱——叭叭叭——的聲音直抽在元士臉上；劇烈。迅速。驚惶。變化着。緊隨着他一雙掌按在臉上和驚叫聲：「啊——」碰。汪鳴——狗絕望的悲號破空而去，血肉飛濺。小囉哩絕塵而去。一切只在那麼一驚悸間發生了。那一剎那，元士感到牠還恨恨的瞪了自己一眼，從他的指縫中瞪入來，驚散了魂。

元力打燃引擎，亮了車燈。元士看到那隻稍比自己小幾分的狗身恐怖的碎成幾段，殘散的亂

落在各處。紅紅的血液晶閃着車光，一絲一絲，一片一片，一點一點。突然車子一陣跳動，他趕緊轉身回望，後面來的車子把路面照得光光，清清楚楚的——原來車子輾過狗頭，碎了。腦漿和紅血液鮮明的向四邊伸展，伸展……他整個人癱瘓的倒在車座上。

「甚麼？」

「狗……狗頭。」

「哦。」

「弟弟。你殘忍！」他突然咆哮。

四

元力把元士突然變得軟弱的身子扶上了床，出來時，順手把門關上了。元士張着雙眼，四處看了一回，他恐怖地感到像有甚麼藏在房裡，在他四周，正迫近，迫近而來。他縮住身子，感到害怕，感到千萬隻手在他全身摸他，牽他的手，轉來轉去身後總是跟着甚麼東西……他驚叫一聲，衝到窗前，把窗急急撞開，越喘越急感到一雙手要扼住他的頸。見到元力正走向車子，邊和福伯談話，他大叫：「元力元力。等一下，我和你一同走。等我……」他嘶聲地喊，奪門而出。撞撞跌跌的衝下了樓，撞到弟弟身邊時竟然整個人倒在他身上。「元力。走，我和你回到婆婆家裡。回去爸爸媽媽那兒。」元力怔怔的望着他。

「——走。」
「——走。」

五

「媽——」元士恐怖地驚叫着，在床上半昏迷的。緊緊捉着母親的手。「妳別走開。媽，媽——」
她出力搖着元力問爲甚麼？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沒有。我不知道阿！」元力大力搖着頭。

夫婦倆聲聲急驚的問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的；發生了甚麼事阿？

「我怎曉得？」

「我那裡知道阿？」

.....

.....

愛心

由丹絨馬林南下不到半英里，右邊有一條路，一路進去，兩旁都是橡膠園和油棕園，一山山的，高低着。

——這是富有的土地，土地上的人們可好？

中午時候，工人們自一條一條的小泥徑出來，這條通往丹絨馬林的栢油路邊便滿是人；穿着都是污跡一斑斑，一塊塊的，有老有少，有步走，有踏腳車的，担着或運載着膠桶。近近看，華巫印三種民族都有。

下了斜坡，又上斜坡。踏不上去了，阿林嫂只得趕緊一個翻身，下了腳車，整個人向前傾去，吃力的推。八歲的阿狗跑上了幾步，連忙伸出一雙分着十根瘦瘦小小手指的手掌，抵在腳車座後面，出力的幫着母親推動載着膠桶的腳車上坡。

後面趕上來的平秋這時突然覺得阿狗實在太小了。看他氣呼呼的推着，如果腳車上的膠桶反倒下來，一定把他整個人壓沒在下面。平秋下了腳踏車，伸出一隻手臂幫他。

上了坡，平秋放眼巡視了一遍——這才發現，大一點或小一點阿狗這種小年紀的孩子好多。他們有的幫拿膠刀，空桶，扁担……拿着手中的用具便互相打打耍耍了起來，喝叫着。看他們髒跡纍纍的做工衣，不知道這羣孩子們幾歲時便開始出來幫工了？平秋望望身旁，阿狗也不知何時已不在自己身旁了。

一輛趕出到丹絨馬林的校車經過時，平秋不禁吃驚的暗忖：「這些孩子應該是屬於學校的啊！」他朝前望望，見到一輛小迷你車駛來，在路中心舞舞打打的孩童們橫蠻的慢條斯理地才走避，使得小迷你不得不稍停了下來。讓車過去了，孩子們都揮動着手上的東西朝它臭罵了幾句，跟着又打在一堆。空桶碰碰碰碰，碰碰碰碰打起來……

「這——」平秋憐憫地呼了口氣。

二

晚上，平秋坐在橋堤上。望着在眼前來來往往的人，亂猜測着他們一顆一顆的心是怎樣的？善良的？險惡的？幸福的？苦難的？健康的？抑或是墮落的？

來往的人羣中這時在他身前停下了兩個印度孩子。一個在十五六歲之間吧，一個九歲左右。

「阿秋，看戲？」大的問，用國語。

平秋吃驚地看大的一眼，轉而低下身呆呆望住矮矮立在一旁的——他正閒哉悠哉的大口

大口抽着支煙，像那麼陶醉於那煙味，又像因抽煙很了不起的神態。

「地five。」看平秋望他，便傲傲地報了煙標——三個五。

平秋極其嚴重地搖搖頭。大的誤解了，他說：「不要看。O——Goodman！」

小的仰仰頭說：「有那種男和女嗦嗦的哦——嘻嘻——嘻嘻」大的在小的肩膀打了一下，倆人嬉笑着走開了。平秋這時突然覺得十幾年的書不算白讀——雖然如今好一大段日子仍找不到一份工作，迫不得已暫時回到自己膠園裏割膠。但，最少對於事物是非還會明智的擇取和擯棄。

三

午覺醒來，平秋信步走去街上。經過阿林家時，平秋突然記起阿狗這孩子，起了個念頭。

他走到屋前，阿林夫婦正磨割膠刀。阿林是悠悠閒閒的一次去一次回磨着。停了下，潑了些水上去，又一次去一次回的慢慢動作着。他的妻子却是急急快快的像把整個身子壓在磨石上出力推磨着。

隨口拉了幾句話後，平秋便問：「阿狗呢！」

「不知跑到那裏去死。」阿林嫂粗粗應道。

她丈夫接下去說：「天天回來就四處跑，跑到吃飯時才回來，也不知跑到那裏去玩。」

「難怪沒一次見到他。」平秋答腔着。突然瞥見屋裏一件物體自桌上跌了下，不禁輕啊叫了

一聲。屋子里同時也傳出了暴發的哭叫聲——是次小的阿成跌了。

阿林嫂擰下手上的割膠刀，邊站起來邊在嘴里高聲罵：「駱桐仔呵——夭壽，又爬高爬低跌倒了——」

平秋聽不順耳的皺皺眉頭，只聽到阿林嫂在屋里又罵又打，聲量也不懂保留一點，傳到了老遠。孩子的哭聲越來越高，一縮又一縮的，想是想強制住哭聲，免再招打。

作母親的總是這樣子叫：「你給我停。你給我停。再哭我就打。看你停不停。哭。哭——」

阿林嫂走出來大大力坐下橈子上，邊還在罵：「這些死鬼仔，罵不聽，打死也不怕。」

阿林仍然是一聲不響的磨着自己的割膠刀。他腦子里會不會也像多數人這樣想：「我給妳生下孩子就交給你了，不關我的事。」

「難道他也真是這樣沒頭腦的！」平秋想。便又聯想到許許多多這般不幸的孩子……而當他們長大後，又造禍給下一代。

平秋終於開了口：「阿狗他沒讀書啊？」

「沒有。」阿林像只爲了答他而開口的，那麼淡然。

「爲什麼不給他讀點書？」平秋進一步追問。

「沒想過要給他讀書。」阿林還是像爲了回答平秋而開口那樣漠然。完全沒有因人關心自己孩子而動容的神態。

平秋心冷了半截。

「讀這麼多書作甚麼？不也是一樣？」阿林嫂不在乎的插一句。

「小孩子應該給他認識點字……」平秋怯怯的想開導她——說。

阿林嫂還是那樣大大力的去和回推動着割膠刀。她說：「我們沒想過要給他們讀書。」然後又接下去說——看了平秋一眼：「像你，讀了十幾年書不是跟我們一樣？」

平秋一怔，尷尬極。他們夫婦倆仍然自顧自的西西，西西磨着他們的割膠刀，像沒有覺及說錯了話——也許這粗婦人只是據實事說，沒半點譏笑的意思。但人們常常是太過敏感的。

平秋突然有想高聲喊的衝動。他想解釋自己只是暫時過過日子才來割膠的。他又想苦口婆心的解釋給孩子讀書並不是一定要謀到好工作，只是讓孩子們受點教育，知書達理，懂禮義廉恥。他更想指示教育對於兒童在現在這種社會的重要性。無知的孩子隨時會被萬惡的社會帶入罪惡深淵，墮落難於自拔。他更加想，他想，他，他……

突然阿狗回來了。阿狗偷偷走到平秋背後，跟着一聲大喝：「阿秋！」一掌打在平秋肩上。平秋連忙拋開和他父母談的話題——這種事絕不是他輕易作得到的。換了一張笑臉，掩飾着自己難堪的臉色，面對阿狗問：「跑去那裏玩。」

「大河游水，捉魚，和……」他警覺的望望父母親，沒說下去。——他的雙親連看都沒有看一眼。

他轉口問：「媽吃飯了沒有。」

「飢死了阿！？哼——才五點出一點吃甚麼！」他母親大喝道。

平秋這時感到自己雖然和他們在一堆，他們却像根本沒有發覺他的存在。他便站起身，說：「我走了。」也沒得到回應。

平秋邊走邊想：「阿林夫婦一定一點也沒受過教育。可憐阿狗他們也完了。」

他像是因沒能完成一項使命而感到喪顏。——那是甚麼使命呢？明日，還是看到那羣孩子作工，玩玩叫叫，而他們不及覺到他們正失去甚麼？然而這怎能怪孩子們呢？孩子們怎會了解，只是，那些大人啊——平秋突然迫切地盼望能早一點離開，不忍心再看他們。

下海的女人

宛宛聽完醫生的檢查報告，剎那間四年痴情的等待與奉獻幻滅得太突然，坐在椅上呆呆瞪住醫生，直到醫生提醒她：

「要趕緊醫治。」她這才道了謝離開。

從私人藥房出來，紊亂的情緒分不出是那一種？是悲？是恨？痛苦？一時就有不知何去何從的感覺。

推開舞廳的門進去，一眼看見新來的微微縮在角落里，默默獨坐着。桌上的一杯檸檬已浮現一層薄薄的冰水。宛宛看着她許久，輕輕暗自嘆了一聲，終於朝她走去。

處在那個角落的心，是多麼無助，恐慌的，憂傷的。六年前初踏入來，自己何嘗不是常常暗地抱怨命運，偷偷哭泣……不管怎樣清白，或者怎樣自愛，外面的人都帶着一種令人受不了的眼光看妳了，這不是痛苦的事嗎？

「在想甚麼？」宛宛對着這位有點當年自己的影子的同伴探問了一句。話里也不禁感染了許

多無奈與傷悲。

「以後習慣了就好了。」她又說。

薇薇怨怨的抬了一下眼。

宛宛坐下，問：「在想以後的日子？」說了，禁不住也暗自低付：是否在問自己呢？

以後的日子是長長不息的。只是，宛宛突然間覺得不能擁有它們。像她們這種女人。已經沒有了未來的日子：盡管未來的日子永遠那麼多，那麼多希望，那麼多未可知的美好……

記得艷艷自殺死那年才三十九歲，也不到四十。艷艷有一封短短的遺書給她，這樣寫：「宛宛，我們還有人要的時候，要離開却離不開，沒人要的時候出來外面生活，這個社會人人像都不給我們活下去，要迫死我們。宛宛，如果不是需要，隨便找個穩的人嫁了吧……」

宛宛想到這裡，突然被薇薇沉沉的嘆息聲打斷了「唉——」

薇薇突然激動起來，不停地攪着桌上的檸檬水，說道：「其實不必想那麼多。」

「我們也是有理想的。」她一下子變得滿不在乎了。「只要家人能生活下去，何必想其他的？何必想那麼多？」

也許，人往往就是這樣的拋棄一切。誰也說不出這樣是錯，或者對。

宛宛感到驚異的注視着這女孩子。她舉起自己的飲品一口喝盡，站起來，說：「微微，希望你很快就離開。」

薇薇一聲不響，低頭吸着水草，像是在問自己地喃喃說道：「要離開的時候，容易嗎？」宛宛走開了，薇薇的話却還是追到她耳根。

「呸」一聲，宛宛被嚇了一跳，原來是清潔女工打破了一隻玻璃杯。本來在這種地方即使同時打破十隻玻璃杯的聲響也不會令誰抬頭一下的。她知道，這種小事也大驚小怪的情景是在家中才有的。

家呵——

二

宛宛躺在床上，面對她的便是空空白白的天花板，却還畫成了一格一格。其間吊了粒很少亮到的電燈泡，細看一點，就看到像蜘蛛網的東西纏在上端，貼住了好幾隻小昆蟲。

本來以為達桂真會娶自己過去的，不再當舞女。他也已經激動的代表過好幾次了。有一次她被感動得只覺得立刻爲他而死也心甘情願。他叫她等了二年，又等二年，五六年便一幌過去了。房裏空空的牆壁上有兩張她自己的半身照和一幀全身的。都梳着兩條辮子。她喜歡把它們對着她橫放着的床掛着。每次側過身子便能深深注視到。

「村姑。」她不禁在心中喚了一聲，多親切。

她想起有一次和達桂在外邊的一家小旅館開房時，房裏掛了一幅油畫，畫裏長着鄉下的花樹

草木，和一個梳着兩條辮子的村姑娘在跳，在唱。她高興的告訴達桂說：

「那是我。」

「我。」

「妳?!」當時好像看到達桂輕蔑地丟了自己一眼。

後來想起，爲何進去的時候沒注意到那幅畫：事後才發現？

伴舞六年了，達桂是唯一同過睡覺的男人——那也是因爲愛他才肯那樣做的。她告訴自己。

一向覺得自己很清白，也很懂自愛。

宛宛她其實一直緊記住艷艷的遺言：「找個穩的人嫁了吧。」當然這不是容易的。她捉住了達桂。達桂是有家室的人，但宛宛在幹了這行一段時間後便明白，像她們這種女人能找到的歸宿（嗯，歸宿）好像就只有這一種人了。

宛宛一直保持身子的清白，只期盼能以此找到一個真愛她的人，她愛的人。和達桂第一次有了肉體關係時，懷了孕，那知達桂還問：「誰的孩子？天曉得？」後來還是墮了胎。

達桂也不相信她清白。話也沒錯，本來嘛，幾人肯信？而跑到這種場合玩喝的男人又有幾個抱着這種想法：希望找到一個處女的女人的！

他們的相識到相好本來就沒步驟的。

四年過去了，也不懂怎麼愛他那樣緊的，今天才想一想，被達桂這男人騙去的竟然那麼那麼

多。本來有一個家庭要負擔。但在愛情的沖擊下，也不甚清醒了。

本來她已經痴情到沒有理智了，女人爲愛情常常會這樣迷失的。雖然早知道達桂不是真心對自己，也不肯接受事實。剛才醫生說：「沒錯，是中毒。」她才醒來，是該了斷的時候了。再想想，以前他根本就沒有愛過自己一點。

既是中毒，除了被達桂傳染到的還會有誰？自己從沒有跟第二個男人睡過覺，自己是最清楚不過了。這說明他在別處玩女人，不會是他妻子的。女人也許能忍受別的，但是難於忍受她的男人去找別的女人——

宛宛突然被一種粗野的敲門聲吵着了。她去開了門，便見到一個很熟悉的女人。

女人帶着嘲笑問道：「睡醒了啊？才下午三點呢。」

「林太——」宛宛才稱呼了一聲，女人已經擅自撞入房內。在行動上表明了不友善的態度。

「妳當舞女不過是爲了錢。」女人單刀直入。跟着高貴的打開手提袋，揚起一疊鈔票。

「一萬元給妳。要是敢再纏我丈夫，小心妳的狗命。」

「當心點。」她出門前還掉回頭說了一句。

由女人的到來到離去，宛宛一句話沒發。她知道那些有丈夫的女人不當她們是人。她們對付過她，像打狗。

「沒錯，宛宛是爲錢出來當舞女的。」

誰去關心一聲那種爲家庭爲弟妹的犧牲？是，無論多偉大的犧牲都是要被掩沒掉的，只因妳的名字是舞女。

只因妳是舞女，妳去跟人談起妳的愛情故事，令人聽了多麼好笑。

三

打烊時，微微獨坐在角落狂飲。

今晚宛宛穿了件很暴露的服裝，把身體各部份若隱若現的。在挑選衣服時，起了個念頭；她突然不要再愛惜自己了。

此時看到角落裏的微微，她才突然也想到暗暗的角落裏。

她走向微微，拿過微微手中的酒杯，憐憫的說：「醉解不了愁，微微。」

望了默不作聲的微微許久，宛宛突然把酒杯移近嘴，一口把酒喝了。

「剛才逢厚來。」

「我看到。」宛宛同情的說：「所以妳放得很浪蕩。」

「希望他死了心。」微微斟酒。

宛宛沒再阻止。

「我們的這種苦心不會有人諒解。」宛宛感喟的說。

她接下去：「他能不顧一切來愛妳，妳爲甚麼不接受？」

「接受？」微微淒涼一笑，「像我們這種身份的女人，真心愛的不能去愛，就不能去愛……就不該去愛他……」

……

「妳知道那個黛絲？月尾不作了。」

「和愛人結婚，她找到幸福了。」

「每人都有機會，微微……」

暗淡的燈光下，只剩下兩個女人斟酒對飲——

……黎明已經到來，光漸漸明——

春至

南：

七年了，快返。速覆。

母字

看了電報，望望桌上躺着的日曆牌下端，已經是廿八，要回去的話，兩天的時間還是足夠趕在新年以前抵家的。白南一陣沉思，仍然決定不下。但不由得也暗忖：「的確是好久了哦。七年多，一離開家轉眼就七年多了！」

拉開抽屜，里面已經有六封同樣短短的電報收着。把手上那一封加進去，就湊成七了，他還是決定不下是否該讓它就此停止，還是讓它再疊上去？明天，後天……平日母親已在信上催他回去，直至年關，便改拍電報頻頻催他，尤其今年，似乎非催到他回去不可。

白南推上抽屜，模模糊糊的記起一個嬰孩：「噢，伊伊也七歲了。」想到伊伊，突然便這樣決定了：明天就回去！

每年新年到，白南都寄一份貴重的新年禮物給伊伊。伊伊有一次寄了歪歪斜斜的幾個字來：「叔叔您是怎樣的？我好喜歡您。」他沒想到伊伊竟會握筆寫字了。今年回去看看她也好，不知長成怎麼的樣子了，一定像她母親吧？

其實接到母親的第一封電報時也有回去的意思了，不然伊伊的新年禮物早已買了郵寄給她。白南常愛想到伊伊那兩句天真的話：「叔叔您是怎樣的？我好喜歡您。」他這時露出一種很複雜的笑容，喃喃道：「給她看看是怎樣的吧。」

這時房東的小女兒又來敲他的房門了，邊在喊：「柯叔叔，開門阿，我要進來。柯叔叔——」

白南去開了門，他見到她手里拿了一大把的賀年卡。「小凱。」白南叫了她一聲。

「柯叔叔，您看，哥哥姐姐他們這麼多賀年卡。」小凱仰着頭說：「我拿來給您看看。」

小凱的哥哥姐姐都已經在外工作幾年了，那是些往年的賀年卡，都是小凱母親打掃房子時找出來的。小凱翻到一張很大很美的賀年卡時，便歡叫起來：「嘩——柯叔叔您看，這張多麼美。」

白南接過看看，翻開內頁，那兒還題了兩行字：新春進步，

愛情堅固。

雖然俗了點，但總是情人的話，是小凱的姐姐的愛人寄的。想想當年心然和自己何嘗不是喜

歡這樣子每個新年都寄張自己認為最美、最有意思、最大的賀年卡給對方，而且總喜歡在里面自己題些詩句甚麼的。只是和現在相隔太遠了，以前的賀年卡多是那種呆板板的一張人像。顯然，沒有一件事物不在改變中。

看看註在下面的日期。「哦，是前年的。」白南想。便突然想到家里收藏的不少賀年卡，不知是否早被母親丟了？或者伊伊也正興趣勃勃的翻看着？就是不曉得伊伊是否也懂「心然」和「白南」這四個字？如果懂，伊伊一定會翻到問：「心然是誰啊？」白南她大概知道。因為心然寄給他的賀年卡在其中都是最美最大張的。不知母親怎樣告訴她？

兩人對坐着翻看着那些舊年的賀年卡；一個有滿懷的黯然，一個却是滿心歡愉。

小凱翻完了一遍又一遍，突地說：「柯叔叔，以後我長大了，一定寄賀年片給您，您也要寄給我。」

「好哇。」白南輕笑着答道。

小凱比了個手勢，說：「大大張的。」

「小小的不要嗎？」

「小小的每個人都有，我要拿給朋友看阿。」小凱天真的答。

白南不禁笑了，他說：「好，大大張的。」私心想：伊伊也是這樣子吧？大概也和小凱一樣高呢，小凱也是七歲。哥嫂他們不知有多疼伊伊？小孩子長得快——就說小凱吧，自己初來時

，還不是尿急便隨處撒，然後哭着叫媽媽的小傢伙？

「柯叔叔，我也要叫佩呢姐姐寄給我……」小凱的話沒說完，便聽到母親在叫她了：

「小凱，來幫媽媽拿掉這些紙張。」

「好，來了。」小凱爬了起來，雙手把四散的賀年卡掃成一堆。白南看了便說：

「妳去幫媽媽吧，小凱，我替妳收拾。」

「謝謝你啊，柯叔叔。」小凱邊道了謝，邊便跑了開去。

白南望着小凱跑開的身影，又想：「伊伊也是這樣聽話吧？」

收拾好了那些賀年卡，白南起身去關了門，換套衣服，打算先去打個電報給母親，再到超級市場買些什麼帶回去。這樣打算，新年突然變得對他有意義了。往年年關，人人喜氣洋洋辦着各種年貨或做新衣服什麼的，他總孤獨着。除夕晚有幾年避開和房東一家同進團圓飯，走到那里都是人人吃團圓飯的歡樂語聲，濃濃的天倫樂自每個家庭散發出來，緊緊的圍住他，好像要施捨點歡樂給他這孤零的異鄉人。

房外突然傳來小凱稚稚的聲音唱着「賀新年，祝新年，新年阿……」白南猛摔一摔頭，唏噓了一會，覺得該把自己修一修。看看鏡里；頭髮得去理理才好。噢還有嘴邊刺粗粗的鬍子。想想耳里倒不會有太厚的耳垢吧。平時閒着無事就是那樣挖呀弄的，藉以排除時間。是了，衣服，做也來不及，等會買兩套便的吧……突然很想把自己看個清清楚楚，便把臉近近伸到鏡前——一陣

難過襲上心頭。「唉，是老了。」白南久久瞪視着鏡中人，一種本能悲哀馬上湧起。那張憔悴的臉藏在滿白髮下顯得更蒼老。「三十八，三十九……四十歲而已。」白南不由的又低嘆一聲。歲月顯然走得並不慢。雖然他一直沒有任何希望或任何理想，只想快快了此一生。如果還有，便是看伊伊的長大了。

「如果心然看到這張臉……」白南感嘆一聲，趕緊又掙一掙頭撇開不想。那種美好的日子在失去的時候回想起來，反是很烈的痛苦。

白南下了街，繁忙的街上一樣是新春的喜氣洋洋。匆忙的人羣像都在趕赴一個美好的日子。剛才打電話向方經理請假時，方經理也是滿口喜氣的：

「請一星期假回家啊？很好。很好。是該回家走走了。老柯，祝你新年快樂。」本來方經理還請他和幾個同事明早回去清一些賬目的，他也爽快地答應了他的請假。

也許，新年真是那麼歡欣的日子——自古就這樣流傳下來，白南也這麼感覺到了。想到要回去了，白南突然感到一種莫名的緊張。

走入飛機場，看到擁擠的人羣個個都是一堆堆的行李，神情歡愉。白南便感到自己作對了。「人人不是都回去嗎？」只是覺得自己的行裝太輕便了，像完全沒有回家過年的氣色，像是還在趕辦一件公事。

而且一個人孤單單的，不時便憐憫起自己：「真和人們隔遠了。」

記得小凱知道他要回西馬時，向他要了許多禮物後，天真的問：「柯叔叔，佩呢姐姐和您一起回去嗎？」

看來佩呢大概要比心然大幾歲。聽說佩呢受了一次很大的婚姻打擊，便這樣對終身大事愛理不理的拖到現在三十出頭了。白南知道佩呢對自己好。然他一直認為自己對佩呢並沒有甚麼特別情感。但爲什麼會去清楚佩呢的許許多多過往呢？——有的，每一次見到佩呢，他會有一種少有的安慰與快樂的感覺……

有一年年初一，前年，還是去年吧？佩呢找他出去玩。房東太太便對她極有印象了，吩咐着小凱別去纏柯叔叔，當佩呢來時，小凱有一次就問：「柯叔叔，她是不是以後叫着嬌嬌的啊？阿萍姐說的。」他們——這兒所有認識他的人，都不知道白南自千哩遠家鄉來這兒以前已經結過婚的，常關心他。

有次閒聊，有個同事說：「一個申請和丈夫離婚的女人，如果他們生活下去實在沒有快樂或幸福可言的話，她並不是可恥笑的。同樣的，一個守寡的人重嫁並不是羞恥的事。有時候道德觀念是該撇開一旁的。」

「在我們一個人的感覺中，只知覺到人生只此一回，所以許多快樂，幸福都該去追求的。只要不對別人有任何傷害……」

白南何嘗不是這種見解？何況他是個男人。雖然曾經暗發誓過對心然守此一生，然而那些寂寞，孤獨與空虛是這樣的咬噬着他底心靈。

白南已上飛機坐在位上。從窗口望下，那些有朋友或親戚們送行的還在握手與聲聲言別，白南突然惊叫一聲：

「佩呢！」

他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在還沒有上飛機的人羣中穿梭，探望，像在找尋誰。雖然很遠，白南依然一眼便認出。他想舉手招呼，或喊她，然而沒有，但他感到心跳加速，這說明了甚麼？

當飛機終於緩緩跑動時，白南突然看到佩呢在向 he 揮手，揮着一條白色的小手帕。佩呢無目標的向着跑動的飛機揮着手，她想，也許白南會看到自己。

連綿的雲絮往後退去。白南想到年老的雙親，知道母親一定又會開口要他再娶，在信上已經提過整百次了。他從不置可否。他的想法是這樣：「如果我還想再娶，還會把伊伊交給哥嫂他們？」想着想着，便突然想到佩呢。

「她一定是從方經理處知道我請假回家，而後趕忙到我住那兒。房東太太告訴她我搭這班飛機，她匆匆趕來……」白南感激的朝自己認為是飛機起飛的方向探望一下，想這次回去不懂要不要向母親提提佩呢呢？

白南突又感到一陣不安，暗忖：「的確，我也只是一個凡夫俗子啊。」

七年多的時間到底不短，他心底的悲痛一樣也爲時間沖淡了。那四年的戀愛時光和婚後的兩年幸福生活，給誰都難於全然忘却的。

心然難產逝世前要他再娶，也許當時心然的意思是要伊伊有一個母親愛護。白南沒有依她的話作。那時愛心然的心是無可比喻的；心然若活回來，要他切上身的每一塊肉，他都會照作。然而心然死了，要他再娶，這種好像有點對不起妻子的事，白南不作。他遠遠地離開家鄉和一切，離開那已變成傷心地的故土。伊伊交給生理有缺陷不能生育的嫂嫂照顧，算是哥嫂他們的女兒了。他知道他們會愛她。

想到女兒，白南不禁低聲喚着：「伊伊，伊伊……」

事遷人變，來年伊伊長大了，誰知還會有甚麼事發生？人生總是有許多不能預料的事的。白南望望同機的搭客，誰能敢說他們沒有心事呢？

飛機在吉隆坡梳邦機場落下。白南下了飛機，仍舊是一個人獨行。他沒有告訴母親回來的時間。而且要家人跑兩百英里來接他也麻煩。

又是一種時間過去的感覺，首都進步了，甚麼都比他離去時進步多多了。

跑出吉隆坡，在途上，德士到丹絨馬林時，白南一陣衝動想停下來。回想一下：「唉，何必呢？讓一切往事都給時間埋掉吧。」心然已經不在，去到她家又怎樣？

那條Bernam河還是那樣長長地在流，兩岸總有人釣魚，河上的橋總有人坐着……那一英里

的路途竟然沒有一張熟悉的臉。

「唉，看到的又只是一些甚麼呢？」

兩旁是不斷過去的樹，芭和屋宇，和一個個村子。抬頭，前面家鄉突然近了，近得使白南竟然感到有點慌亂。

「呵，我回來了！」他心在跳。

他知道德士在左左右右轉轉，找向他家的路。

德士再一個轉彎，他便立刻看到一間屋子前坐着一個老婦人，膝間站着一個小女孩，正玩着右邊的一條辮子，都向他這邊張望着——

「是媽。」白南禁不住激動起來。他看到母親敏感地遠遠立了起來，好像已經看到他。他突然看見那個和小凱高度相差無幾的小女孩雙手舉了起來，像在歡呼甚麼，轉身跑向屋里——

「啊，是伊伊，是伊伊——」

白南激動在喚。

德士正正的在白南家門前停了下來——

失

「丁！」一響，他應聲驚醒，直覺到起身遲了。慌忙跳到井邊抽了一桶水，一兩下子捧起水撒在臉上搓了搓。然後回身把一些東西塞入袋裏便向門口衝去——

母親正在打掃碎玻璃，見他飛也似的行動，便問了句：「阿儂，去那裏？」

「看成績！」

他拉開門，身後那股衝勁沒完地一把把他撞出屋外。他拔腿便要跑，突然腳下一空，本能地多踏了幾下，身子驀地失去平衡，整個人向下掉！他探頭一望，下面變得黑壓壓一片，身子直往下跌，越掉越深，不由的驚悸地胡踢亂抓，隱隱感到腿部一陣陣痛，好像聽着有人在喚……

「碰。」一聲，感到吃重的踢着一件硬物，緊隨着一股刺心的痛楚攻上心頭，他喊了起來——

睜開眼，發現雙肩被按住，一個白白的身影在一旁。

「做惡夢？」護士見他醒來，便放開手問道。

他無神地點了點頭。看看，真是天亮了。「小姐，幾點了？」

那護士輕輕把他包了石膏的左腿移好，望了下腕錶說：「才六點半。」

「你這幾天怎麼老是早早醒過來問幾點了的？」護士小姐順口問道。「嗯，對，你爸爸剛才五點多就跑來。他說要你等他的好消息。」

「謝謝妳。」

「甚麼好消息啊？」護士輕着聲音問。

他只搖了搖頭沒答。

「爸比我還急。」他感到心頭暖烘烘。他不禁想起昨天父親送飯來時，興沖沖地數着要他攻讀大學，甚至出國深造，回來光宗耀祖……

「父親。」他低沉喚了一下。

父親的臉神，父親的希望，父親的哀樂，是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改變自己的。是間接把舵着他生命方向的人。在這一刻裏，腦海中突然閃閃爍爍着很多過往的事物。從父親的興奮，到父親的理想，到父親的作爲……他突然有一種驚醒過來的難過——

這一大把歲月中，他努力要去實現的，努力去追尋的一切僅只是屬於父親的理想。

「我的呢？」他把雙掌壓在臉上，一道哀痛湧入胸口。

護士給一份報紙，他封面很顯著的刊載了高級教育文憑成績今天放榜的消息。

吉寧叔叔高高瘦瘦的身子，插在一羣學生中顯得特別醒目。他還是傻傻站在從學院辦公室出來時就站着的地方，一言不發的。瘦長又黑的臉上沒一點光彩，很濃重的失望神情和迷茫。他不久把捲在掌中的一張紙慢慢打了開來，無神的注視了許久，又把它慢慢捲起。這動作他重複許多次了。長手指有一點抖地，那神態有如一箇欲昏倒的老人。

他高高瘦瘦的立在那兒，是一張非常痛苦的中年人的臉色。拿着威農的成績單，立在那兒，真的不知何去何從。

肯坤在另一個角落，別了一羣同學，走向吉寧叔叔。他們是鄰居。

「吉寧叔——」肯坤招招呼了聲，不知說甚麼好。

「威農考不到——」他把手中的紙遞給肯坤。

「……………」

肯坤看了詳細的成績，暗中嘆了一大口氣。威農只敗在一科主修科，竟告全盤盡棄。

威農有次告訴他：「我一定會考到。一定要考到。家裏全部人在等我了。我能失敗嗎？」

他看着威農的改變；從在興趣中求學到迫切追求一張有價值的文憑地拚命鑽讀。現實的社會，生活的環境把一個有自己理想的少年曲形成沒有方向，垂着頭踏踏着被安排必需走的路的迷失

青年。

一直到威儂在工場跌傷，又一個劇變，叫肯坤他不敢接受這些事實。現實社會那股無聲無形的力量，是多麼冷酷地把人類玩弄在掌上。

肯坤把成績單捲起來，交回吉寧叔叔。

「他還在醫院裏。」吉寧叔叔聲沙啞的說。轉身像神智不清地不停喃喃自言：「怎樣告訴他……怎樣告訴他怎樣怎樣……」一邊走了開去。

「吉寧叔——」

「吉寧叔——」肯坤有點吃驚喊他。

「我先走了。」他回答了一句。

他不知要去何處，就是昏昏懂懂的拖着腳往前走。走到一個轉彎處時，和兩個穿着校服跑出來的小孩子撞了滿懷。大概是要去上學的下午班學生。他扶了兩個小學生起身，看他們背着跑開了，才驚覺自己不知如何的消磨了整個上午。

他低頭望了眼自己泥水工人的衣著，突然有了決定。心想：「今天遲些回去，便說自己去工場作工，還沒有代他看成績便是。」

想是這樣想，走沒幾步，憂傷更深。總感到威儂是不許失敗的。自己幾十年的期待在那，一家大小的犧牲期待在那，還有威儂他自己的精神，時間……還有自己今天老早挨在門口等……

想來想去，吉寧叔叔感到亂糟糟的，迷迷糊糊便在一間咖啡店坐了下來。伙計跑來問喝什麼，他慣了的隨口一聲：「來一杯咖啡烏。」

店裏幾個識得點字的，翻開報紙看到高級教育文憑考試成績今天放榜的新聞，似感嘆的那樣說道：「唉，不知又要多少年輕人跳樓自殺了。」

「考試可也真害人。」旁的和着說。

「唉。」

「唉。」

「其實說，有什麼大不了的。何必那樣看不開，考不到竟要去自殺。」

「可也真難講，拚了十幾年，如果失敗了，打擊真是不小。」

吉寧叔叔自個兒長吁口氣：「怎麼會小？」

咖啡店老板的小女兒背了書包踏出來，口裏還在咕嚕：「你不去，我去了。」

店裏面還有一名小孩在和母親拉扯扯扯，想是不肯上學去，校服都弄得零亂一片了。

伙計把咖啡烏捧來放在桌上，吉寧叔叔習慣地拿起就嚥了一大口。突然孩子「哇——」的哭

聲一直撞進耳裏，直震在吉寧叔叔心中。

他就像被驚醒了過來，掉頭望，咖啡店老板娘正一手拖着不肯上學校的孩子，一手執着藤鞭。索——一下，抽在孩子屁股上，孩子跟着嗚嗚哇哇哭叫個不停。

做母親的很威武地瞪着孩子喝道：「看你去不去。」

「去不去。」

「還哭！」索的一下，又打了下去。

吉寧叔叔看了也感到心裏難過，就別過頭，又嘆了一聲。心想：「你不能說這一切不是命裏安排好的。」

小時候家裏窮，却莫名奇妙的愛讀書。（原因是會有的，但想想怎樣想得起來呢？）讀到十二歲那年，也不知甚麼年級，被迫停學，怎樣也沒忘記第一次被父親鞭打着迫自己出去賣蕃薯糕和香蕉煎的情形。

那以後書是沒得讀了，有時想得發狂，換上校服，背了書包，偷偷的跑到學校傻頭傻腦站着。然後便是遭父親追着來抓回去，那刻吵吵鬧鬧一場，少不得又挨上一場打。次數多了，他父母索性把他那個破爛書包，甚至連幾本書一併用把火燒了。校服呢，也不知藏到那兒去。吉寧叔叔自那時候起，就穿不到校服了。

鄰居的看到他這個樣子，還說了閒話，說：「讀甚麼——賤骨頭幾根還不是一樣。」就是這些事情，他記得牢牢。

以後，長大了，自己成了家（一切真似不知不覺的）越發有一個宏願：定要把孩子養教得能光宗耀祖。第一個孩子威儂便着手這樣去做。

願是這樣祈禱，但是家庭環境一直難有改善，換了一行又一行，還是沒法多賺一點像樣的錢。還記得威儂考馬來西亞初級教育文憑時，還靠幸運中了百多元的千字票才付得出考試費。

兒女一個個長大，入學了，吉寧叔叔才開始感到能力有限。看看大兒子確實也頂聰明，肯用巧，便私自打算了許久，終於忍痛決定下來。就是把威儂的弟妹全都給停止求學，要他們到外面打工，幫助他們的哥哥求學。

威儂弟妹也多不怎愛讀書，聽說不必上學去，可免了被老師叱罵，打掌心，以為大可四處溜玩一整天，也大大高興。吉寧叔叔就那樣做了。偶爾閒着，邊在挖耳垢，邊沉思時，也會想到他們，但不敢多想這幾個孩子長大以後會有的情形。悄悄昧着良心不去想，逃避着這一切責任、歉疚。

有時候幾個孩子疲疲倦倦工作回來，吉寧叔叔看着心痛，孩子們一切又不懂，從不吵什麼。吉寧叔叔那刻那有話說。便自想：「這都是命裏有的。」

「好命有書讀還不知死！」只聽得店外面咖啡店老板娘回身來，嘴裏呼喝道。那個哭哭啼啼的小男孩被他大約大一歲的小姐姐拖着走，還在蠻着。想是怕了母親的籐鞭，一步一步難難的也走上學去了。

吉寧叔叔朝牆上望望，正好「鐺」的一聲响，連續敲了十二下，是中午十二點了。

離開咖啡店，陽光熱刺刺的晒在身上，吉寧叔叔仍然很徬徨的在街上徘徊，徘徊了很久。

幾年以前，爲了讓威儂能繼續求學，打着他弟妹輟學的念頭時，便無數次這樣在路上來回想着，算着……事隔幾年以後，到了今天的如此地步，又要叫威儂怎樣呢？

兒子極懂事的，他完全了解父母，弟妹整個家庭的人對他所做出的犧牲。原來威儂酷愛文學，繪畫，一直到上中學，父親將弟妹停學，他才驚覺，痛苦，一家的期待就重重落在他肩上。自此完全認清利害關係，而且深刻記着。

考到初級文憑後，拚命申請總算擠入一間工藝學院，從此放棄了曾使在他生命上，精神上，心靈上獲得滿足的文學與繪畫，鑽入物理工程一大堆他初初感到頭痛的東西。

他把自己的理想，去換取別人（尤其父親）的安心。

馬來西亞教育文憑總算考得好成績，得以進入先修班。

大學先修班次年，家裏的最末尾的小弟也被迫停學了。那時考試還在進行中，父親已爲他作出步上大學的準備。

考完最後一張試卷回來那天下午，家裏就只剩下剛遭輟學的威威，才十歲。

「哥哥，今天阿爸帶我去學校割名了。」威威立着說。他一陣難過，加上考完試後的那種崩

潰，把持不住的衝過去抱住威威痛哭，這樣哭了整個下午，一句話也說不出。

他盼着快畢業，又怕那一級級的大考。不是應付不來；而是認定每次那時，他都會給家裏帶來很多痛苦。

那天，吉寧叔叔也很早趕了回來，迫住威農問：「有把握嗎有把握嗎？」威農應該有的。

「有。」他這樣回答。父親那刻臉上的神情完全無以形容，怎樣說得出他的喜，興奮，哀傷或心酸……只感到一切都有。

他就在當晚，從外面炒了三包粿條，拿回家一家人慶祝，就那樣開始期待，到今天。突然家門就在眼前了，吉寧叔叔整整心，跨進門檻。

四

吉寧叔叔看見年邁老母正好把飯當的蓋蓋上，她發現兒子回來時，開口說：「可以拿去了。」

吉寧叔叔在椅上靠了下來，只聽老人家接下去說：「今天我給阿農多做了兩樣菜，叫他多吃點。」

「也不知幾時能出來。唉。」老人家低聲一嘆，把吉寧叔叔一下子驚醒。

「唉。」

「媽，妳拿去給威儂吃吧。」吉寧叔叔這樣說，令到他母親感到詫異。平日兩餐，那一天那一趟不是吉寧叔叔趕回家送飯去給留院中的威儂吃？家人自是知道他非常疼威儂這孩子，從不爭着送去。有也只是各個去探問。所以，他母親對於他這舉動甚感意外。

「吉寧，我去？」

「嗯。」吉寧叔叔只是輕聲似無的回答。說着，趕緊又補了一句：「晚上的我才送去。」
老人家再「嗯？」一聲，打了傘，便自出門去。

望着母親走後，一突兒什麼都靜了。整間屋子的空闊向他擠來，吉寧叔叔禁不住喚了聲：「威——儂——」聲音悲淒。

家裏人除了他是這樣叫威儂外，全只叫阿儂阿儂了。想是潛意識裏的一種知書妄想，一直令他這樣好像保持着有點讀過書的樣子。

他雖然打着粗工，平日一些書報雜誌倒是不倦地翻閱。但也亂糟糟，盡是充塞市面上那些東西。人跟着也跟了些怪脾氣，嘆了好幾回這社會虧待他，對事物多有不滿，有時一些事倒悶在心頭悵悵的，就自個兒覺得這和普通一般粗頭粗腦，口野花花的工人不同。

最近就有一次；天下着不小的雨，工作不能進行。大家便坐在一堆閒聊。這羣泥水工人當然不怎麼受過教育或能談吐斯文些。談着談着，便轉上女人的話題。人粗粗的，腦裏也沒什麼，就

是一堆酒酒色色的行徑。一個輪着一個搶着說自己的或知道的覺得很是好笑的笑話，陰陽怪氣的，呼啊嘻呵的怪叫聲和爆笑聲，和雨浙瀝聲塞滿了那一片空間。

吉寧叔叔的眉早就皺到緊緊，眉與眉之間的那個川字一直未散下來。

因為越聽着越是感到不像話，就咕嚕了句：「肉麻當有趣。低級笑話。」

他說的雖輕，但話一下子都全給聽到了。大家一時煞是無聲無息的都靜止了下來。這時便可清清楚楚聽到那悅耳的雨聲不停地沙啦沙啦唱着。但是大夥兒也僅只那麼一停，跟着同時掉頭瞪了吉寧叔叔一眼。

那一瞪也說不出有多少東西在內，令人感覺得它滿是譏笑，然後有點憤恨。

那一瞪後，大家立時又起勁地鬧哄哄去繼續自己的故事和笑話。倒也沒留意吉寧叔叔那一張迅速變了幾變蒼白的臉色。

那時威農也在，他剛考完高級文憑試，爲着以後繼續讀下去需要一筆錢用，便趁着這三個月等成績的日子，自己也去賺一點錢。今天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僥是修完先修班，想找份隨便什麼工作，百幾兩百塊的工錢的，都不容易。威農想想難怪同學會有這種說法——還是早點出來搶份工作做好。再過幾年更難擠了。

威農爸當時以爲能找份較輕鬆的工作做也好，却就是找不到，一拖便花去了一個月。最後還是威農不管如何要到工場當泥水工人，吉寧叔叔拗不過他，不過也實在沒有再好的辦法了，遂

也讓兒子跟自己到這建築工場來。

威儂對事對物的想法看法當然比較遠，那時聽着父親說了那句有點笑話的話，也有着些不快。因爲到底多讀了好幾年書，更有前一些日子熱愛文學的那種凡事多作思考，分析的態度，就沒有父親剛才說那句話的那種不屑的想法。總覺得人各有其生活圈子；打粗工的，識字多的不會有幾個。工餘的娛樂便東竄西溜，看看跑跑，往人多女孩子多的地方跑，吃吃喝喝，或者一些讀書人覺得無聊頂透的事兒却是他們感到快樂的，都說不定。人各有自己的思想，看着也無法多說。

像父親，威儂暗自想。那樣把弟弟妹妹全輟學了，來維持自己一人求學。這簡直是無可原諒的，不可思議的。他和父親吵了無數回，倒沒料到，父親固執得可以。做了便做了，只是說了句什麼：「這是他們命不好。」這樣說實在太豈有此理。威儂看着無法改變事實，久了，一再反省，突然猛醒，便只有咬牙，狠心，迫住自己去爭取最好的成績，最優良的文憑。也許什麼到後來都沒有得到，惟就只盼能改變貧窮的生活，就只這麼一點點而已了。還有什麼呢？人有的活在期待中，有的活着爲滿足別人的慾望；前者是他父親，後者他覺得像自己。

五

吉寧叔叔靠着椅上，不時轉一個身，舒鬆一下壓久酸痛的部位。

每一想到包着石膏躺在醫院病床上的長子，便不禁深深一嘆。良久，不禁又嘆一句：「唉，

這一切都是命運。」

靠着想了很多很多，也倦倦的有點睡意。朦朦朧朧似睡過去，突然一個身影從近眼前掉下，越掉越在眼前擴大，呼一聲撞在地面，衝上一聲恐怖的叫聲：「啊——」

吉寧叔叔一驚而起，嚇了一身汗。

那天雨才歇後，威農在三樓高的搭蓬上攀着時，失足便整個人掉了下去。

吉寧叔叔那刻呆住，有整個希望破滅的悲哀，有撕胸的痛苦，有……雜雜的一堆沖擊着烈烈的哀痛——過後，知道威農命撿了回來，只斷了條腿，而且會好起來，那悲哀也就過去了。

這時想道：「要是威農救不回來，我就完了。」這樣想着，就聯想到其他兒女，怔怔尋思了許久許久，突然看見自己冷酷的雙手，殘狠的手段。威農弟妹他們都無辜犧牲了。都到外面捧咖啡的捧咖啡，餐店裏洗碗碟的洗碗碟，怎敢想往後有好一點的成就？……如果萬一威農有意外，還能把希望寄在誰身上呢？自己狠黑着心不爲兒女前途打算是一回事，己自盼望的也斷送了，那還拿什麼來支持自己活下去？

於是一連串聯繫着的事情魚貫般在吉寧叔叔腦裏浮沉，幌動，跳躍……

一直過了很久，人也昏睡了過去。

突然幾張陰沉沉的人影出現，吉寧叔叔仔細一瞧，却是自己的幾個兒女。個個手裏持着把刀，他張口還沒說話，他們便不由分說同時揮刀砍下——吉寧叔叔發出恐怖的叫聲，劇痛攻心，四

肢齊斷了。只見他們各自彎下身。有的拾了隻斷手，有的拾了隻斷腳，染到雙手血紅紅的，同聲說道：「我們需要多一隻手（腳）幫我們求生——」

「啊爸！」

吉寧叔叔驚醒，慌張地揮揮手，踢踢腳，還在。原來發了個夢，早出了一身汗水。他掉頭看見最小的威良站在身旁，懷裏抱着他母親擺賣時坐的小橈子。

吉寧叔叔突然一衝，把威良緊緊擁入懷裏，喊着威良威良……淚水奪眶而出，濕散在父子倆人臉上一大片……

潘友來小說集

鼓手文叢 1

作者：潘友來

出版：鼓手文藝

SASTRA DRUMMER

3, Jalan 19/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Barat.

印刷：康華印務有限公司

Printed by: Khung Wah Printers,
8, Leith Street, Penang.

定價：M \$2.00

一九七七年七月出版

本書擁有版權



● 潘友來

●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生

威南一個村落，潘亞鏡從商店老板，到拖網漁民，至駕廣告車，生活迫使他多麼勇敢地迎接不屈。長兒十七歲那年開始寄居外頭；首兩年太平挑燈夜讀，時在夜半呆住凝住，悄然觸及爸爲着生下的孩子，去征服一個又一個不同環境的辛酸；畢業後便去賣咖啡粉，跟着到林中又是一段踏芭伐木生活；以後離開了那兒，在一座衛星市留下，又是兩三點深夜上床的日子——連續的長夜生活，在孤獨的歸途，在空寂的房舍，與他底年輕作伴的只有「沉思」；繞在人間相處之愛恨之感情之變遷，加上生活中見、聞的喜怒哀樂事物，有時想着被打動，整理下來便寫，摸索中不覺竟已幾年。突然有一天，他接到一封掛號信，告訴他他的一篇小說「我兒我女」榮獲「第一屆馬華青年文學獎」。一驚回首，發現那些長年的孤寂時光，都一一換成剪貼簿裡的剪報文字。不多，不好，但自己的。今利用文學獎獎金出版一本小說集，是立作一個求知、求理想過程中的里程碑——容後回首，不致悵茫。

他就是本書作者——潘友來。